

後漢書補注

後漢書補注序

乾隆歲甲戌元和惠子定宇以所著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見示且屬爲之叙余受讀卒業作而嘆曰先生之援據博而考覈精一字不肯放過亦一字不肯輕下洵史志中絕無僅有之書也考章懷太子以儲貳之位招集賓客撰爲此書疑非出一人之手慮不無舛錯遺漏而范蔚宗全本華嶠後漢書比謝承書東觀記所載人物削去十之四五後人悅其文采遂與馬班並稱三史而其中遺美實多夫史以傳信今於人物多所闕畧是使可傳者不獲顯於後世復得章懷爲之注後人不復致疑是范史之咎而亦章懷之咎也先生倣裴松之注三國之例以范史爲主悉本東觀記及皇甫謐帝王

世紀謝承謝沈袁山松所撰後漢書及司馬彪續漢書袁宏  
薛瑩後漢紀傳爲之附俾事粲然可觀約而不漏詳而不繁  
注八志援引尤多其有脫字衍字及差譌者復據家寧人先  
生及何義門所評三史一一較正之使讀者一見易了無復  
有魯魚亥豕之訛其用心可謂勤矣先生原本家學始自曾  
祖樸菴公諱某明歲貢生隱居不仕以九經訓子弟先生之  
祖周惕爲汪鈍翁高弟父諱士奇兩世並以文章博學爲海  
內泰山北斗列翰苑爲顯人先生弱冠卽覃精經史三十以  
前撰此書及左傳補注六卷三十以後專意經學所著經說  
十數種辛未之歲

今天子詔內外官員列薦海內篤志經學博物洽聞之士大

吏以君名上會

天子慎重遴選詔大學士九卿核定四人先生不得與而余以衰老濫膺

恩命今讀先生書爽然自失執筆之餘爲慙慙者久之六月上浣二日錫山同學弟顧棟高書

跋後漢書補注

數百年來談漢儒之學者莫盛於今日而必以吳惠氏爲首  
庸元龍仲孺兩先生皆以翰苑起家父子傳述覃精抉奧至  
仲孺子定宇先生承兩世之傳而益擴之于是東西京流傳  
僅存之單文碎義推闡發明直接二千載以上久湮之旨以  
不囿於近世章句詁訓之俗學啓謬摘誤斯亦藝苑振古之  
業也先生早搜家艱絕意仕進六吏嘗一以經學薦海內通  
人學士咸推挹以爲不可及所著書極富次第得當代大有  
力者爲之表明行世惟後漢書補注藏書家未得其本頗以  
爲恨先生中年後在揚日多客廬都轉署中最久儀徵汪對  
琴比部好古嗜學尤傾心於先生先生嘗病旅次爲親視藥

餌危而復安所費殆及千金不以告也先生心感其意因舉是書稿本繕本盡詒比部遂不自有之比部懲郭象盜秀之非什襲珍護屢欲梓而紉於力其後家益落同里陳氏喜聚書比部因以繕本付之而自留槧本陳氏亦未及刻比部每向余言意殊悵悵比部既亡余從其令子假得稿本俱出先生手書件繫條舉粘紙累累殊費尋繹先是焦孝廉循從稿本抄錄一通余復假之焦互相讐校而陳氏子爲余郡學生因緣借得繕本雖比部令于亦未之見然尚有添注補錄雜綴於書之上方較稿本則已釐然易讀聞見積而愈富其功固無止境也書仿小司馬索隱式約三十餘萬言爲二十四卷實事求是彌覺章懷本注之疎畧班史有三劉駁正并間

見於叢說中而范獨未之及其天文五行等志尤精鑿不刊  
蓋先生貫串圖緯爲世絕學精心考核其快處真若撥雲霧  
而見青天也余旣手自寫錄又乞朋好攸助之是書有功范  
史其精神終不能磨滅顯晦有時留以相待因備述其詳并  
錄于稿本後而返之汪君以無忘比部惓惓之古誼稿本標  
名訓纂先生向有精華錄訓纂意蒙其稱至繕本則定爲補  
注云時嘉慶八年五月二日寶山李保泰書

作序後偶讀潛研堂集中先生傳紀後漢書補注十五卷  
蓋先生旣以贈比部不自留稿門下士知先生用力於此  
者久從所閱後漢書本葺錄排纂釐爲十五卷流傳吳下  
並非全書焦孝廉親晤江艮庭聲丈云然丈卽先生高第

弟子也附志於末庶後之讀者不以十五卷之故轉疑此  
本也九年五月七日又書



集梧館揚州得交寶山李晉生教授晨夕過從談藝斯文之  
契積久彌篤一日出其手錄惠氏後漢書補注曰此定字先  
生振古之業顧獨未刊行并示所題識於書之傳授顯晦明  
辨以哲集梧狂喜借觀之嘆其旁推交通取精多而用心細  
所以昌明絕學足與小司馬史記索隱並附正史爰卽仿其  
體例付之梓人而蒙于郡國志丹陽郡故鄣之文竊附說焉  
丹陽郡注秦鄣郡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云云補注  
劉說非也據越紐錄卽今之越絕書以故鄣爲秦漢以來所置無疑又  
據晉志丹陽當作楊又秦鄣郡所治秦亦當作故云集梧按  
丹陽之或從陽或從楊自晉至唐無定字也而郡治有定也  
通鑑卷七十注項安世曰丹陽以多赤柳在丹陽山晉書南

史並用楊考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  
若班志誤注丹陽縣誠如項氏所云二漢之丹陽郡治宛陵  
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旣異則漢魏時之丹陽郡當依二  
漢志爲陽不當作楊也要之鄣郡實秦郡劉注沈志及裴注  
得之若劉原父謂秦三十六郡無鄣郡豈亦誤讀班志以南  
海等三郡充三十六郡之數乎又稿本初名訓纂後定曰補  
注蓋補梁劉昭注唐章懷太子賢注故云按劉昭注補別本  
改云補注其所云補注者補之注之各自爲義非謂補注之  
闕與補志注之闕也近本題作劉昭補并注益了然矣不必  
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卽天文五行志  
之無注更不必疑其亾失而非劉氏原本也并質之嗇生先

生以余言有所稽否也嘉慶甲子六月桐鄉後學馮集梧

後漢書補注卷第一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一

光武

註秀之字曰茂

洪邁曰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

使盈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棟謂之猶適也適則變矣易繫辭曰惟變所適京房論卦有適變是也避諱改文與卦變同故云之

出自景帝

生長沙定王發劉攽曰按文言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

意不足蓋此生字當作子字

案東觀記世祖紀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定王生春陵節

侯本書曰明范氏易其文而義反晦耳

養子叔父良

東觀記曰年九歲而南頓君卒隨其叔父在蕭入小學棟案宗室四王傳良平帝時為蕭令

曰

角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孝經援神契曰伏義大目山準曰角宋均曰日角額有骨表取象如日所出房所立有星也

乃之長

安

東觀記曰因學世事朝政每下必先問知具為同舍解說南陽大人與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議

謹厚者亦復為之

東觀記曰上為

人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前書曰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也水經新市平林兵注曰隨郡平林縣城與新市接界故中

與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西擊長聚齊武王傳進屠唐子鄉兩漢博聞曰師古云屠謂破取城邑誅其人如屠六畜然

水經注曰新野唐子城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註例曰范氏例也別為一卷今亡進拔棘陽范氏例曰得城為拔戰于小長

安謝沈書曰光武攻清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于清更始元年水杜佑曰南陽漢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樂史曰在清水之東

張衡以為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東觀諸書不為更始立紀辭宗集中亦言其失其作漢書獨書更始元年者蓋從平子之說也

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于泚水西大破之謝沈書曰甄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乘勝南渡

黃淳水前營皆阻兩川謂臨泚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

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事具齊武王傳注泚水在今唐州泚陽

南泚亦作泚乘欽水經曰泚水出泚陽東北大胡山注清水之陽李吉甫曰清水東去縣三里南都賦曰清

水其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前書曰三月辛巳朔案劉元傳亦作二月前書誤也三月光

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前書曰四月世祖與臣常等別攻潁川注昆

陽故城在今許州葉縣北李吉甫曰在葉縣北二十五里大司空王邑前書表曰建平元侯邑以況弟

紹封王莽篡位為隆信公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

前書曰莽遣邑馳傳之洛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平定

山東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

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租于尤

賈逵左傳注曰

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

注宛人朱福

朱福即朱祐東觀史避安帝諱改曰福也

徵天下能為兵法

者六十二家

藝文志曰凡兵書五十三家省十家重入彗鞠一家出司馬法入禮案此則七略所載兵書本六十家至班氏校書省為五十三家也前書曰

徵諸明兵法六十

會侯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

崔浩漢書音義曰侯騎侯還騎

今假號

者在宛

前書曰今稱尊號者在宛下案時宛城尚未拔不得云在宛前書是也胡三省曰假號者謂更始也

雲車注即樓車

服虔左傳注曰

樓車所以道望敵軍

城中負戶而汲

言戶內穿井故云負戶通典一百五十八卷作負桶

斬首數百千級

胡三省曰自數百級以至千級也

乃偽使持書報城中

東觀記曰遂令驪足將書與城中諸將

尋邑得之不烹

棟案尋與古字通劉寬碑陰聞喜字作喜說文云喜音樂也

遂殺王尋

前書曰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敷諸營皆接

部無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

或燔燒其餘

師古曰燔焚也音扶元反李吉甫曰燒車水在許州葉縣南二十四里光武破

王尋燒其輜重

司徒官屬迎弔光武

胡三省曰伯升官屬也

注商人杜吳殺莽

三輔

曰屠兒杜虞手殺弄東觀記亦作杜虞吳虞古字通也

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鄭元周禮注曰

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于是致僚屬致通鑑作置此與九年初致青巾立校尉官十五年致三校尉官皆當作置而

紀作致者疑

古文通也

作文移王幼學曰移箋表之類也官曹公府不相臨敬則為移

諸于說文曰符諸符也省作于玉篇尤夫切

註或續

下有擁字續漢志曰衣婦人衣繡擁裙故云也

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東觀記曰三輔官府吏東迎洛陽者見更始諸將過者已

數十輩皆冠幘衣婦人衣大為長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邊郡及見

十月持節

司隸官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曰然復見官府儀體賢者嫌附

北度河鎮慰州郡鄭康成周禮注曰今時使者持節買公產云竹使符也東觀記曰更始欲以近親巡行河北大司徒賜官上一可用更始以上

為大司馬注為其耗三重陳繼儒曰耗音餌十二月立郎為天子袁紀

安集河北

羽衣一名亮整

十二月立郎為天子

李吉甫曰在縣

二月壬辰也

二年進至下博城西註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

李吉甫曰在縣

南二十里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

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

公羊傳曰尚速有悔于身何休曰尚猶努力

鄴元曰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勢求父老不得諫者以為神

信都郡為長安守時更始都長安故云為長安守

防子注防與

防子注防與

房古字通

棟案隸法防字其戶皆在側或作防及防者皆誤也

漁陽太守彭寵

東觀記曰上圖邯鄲未下彭寵遺米糒魚鹽以給軍糧

五月甲辰拔其城

何焯曰誅王郎則河北定光武始有土書曰

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

數千章

東觀記曰得更民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漢律曰與罪人交關三日以上皆應知情胡三省曰關通也王幼學曰交結關通也

自是始貳

于更始

作光武紀不得言貳于更始春秋傳曰王貳于虢蓋用其語

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

何焯曰此皆聖

公所不能辨者光武取天下于羣雄之手故先極叙之

秦豐自號楚黎王

余知古諸官故事曰豐少自雄氣王莽末結鄉里豪傑起兵掠荊州十二

縣據襄陽之黎巨自稱楚黎王

高湖

鄧晨伏隆傳皆作胡

重連

袁紀作黃連

注徐少

少字異卿見伏湛傳

注古師郎

右師

注蕭該

隋書經籍志曰蕭該范漢音三卷

注賊矜

矜當作競經籍志曰范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生賦競撰

降者猶不

自安

東觀記曰諸將未能信賊賊亦兩心

安得不投死乎

胡三省曰投托也託以死也棟案東觀記作効死

建武元年

方望

前書宣元六王傳曰更始時望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爲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爲天子

李松

胡三省曰李通

之從順水

袁紀及耿弇傳皆作慎

光武自投高岸

袁宏紀曰漢軍大壞王親揮刀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岸高不得上王

自投馬下水經

王豐

豐後爲中郎將見馬武傳

幾爲虜啗

袁宏記曰王撫豐背曰幾爲賊所突

十二將軍

案耿弇傳

光武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并奔爲十四也

斬其將賈彊

水經注曰持節使者賈彊

今



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註誰謂未有主也

顧炎武曰注非也陳仁錫曰言何等賊易與耳不煩擊也

光武從薊還

東觀記曰上發薊還士眾喜樂師行鼓舞歌詠八荒震動

光武又不聽

東觀記曰上破賊入漁陽諸將上尊號上不許

議曹張社言俗以爲燕人愚方定大事反與愚人相守非計也上大笑

行至鄒注音火各反

此師古音也韋昭呼告反闕駟云讀磽確則口

交切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東觀記曰時傳聞不見赤伏符文軍中所上未信到鄒上所與在長安同舍諸

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鄒與上會風俗通曰晉有大夫彊華姓諸姬其夏反一作彊見廣韻巨夏切

設壇場于鄒南

何焯曰地里志云鄒莽曰禾成

亭當時師位于此蓋亦取與光武名相應也棟案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有禾成孝侯公孫耳或漢元以來本名禾成後改高邑也

六月己未卽皇帝

位案清陽宮碑作乙未十一將軍

案岑彭傳時又有大司空王梁右將軍萬修驍騎將軍劉植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合朱祐岑彭賈復

堅璽爲十一將軍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顧炎武曰高字衍

車駕入洛陽幸南

宮却非殿遂定都焉

帝王世紀曰洛陽古成周之舊基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時人謂洛陽爲東京長安爲西京

叔

壽案壽潁川人見馮異傳孫恂曰叔姓左傳魯公子叔弓之後

二年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

以建侯取法于雷

逸禮王度記曰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侯象也諸侯比王者陰而雷爲陰法雷也七十

聖五十里差功德也孝經緯援神契曰王者  
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  
彊幹弱枝春秋緯漢含章曰彊幹弱

也尚書大傳曰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  
更始復漢將軍鄧疊輔漢將軍于匡降南陽析

人見通鑑考異曰案正月甲  
前書王子子朔不應有王子誤  
始正火德色尚赤東觀記曰自漢草創德運

因秦以十月為正以漢水德立北時而祠黑帝至孝文賈誼公孫宏以為秦水德漢當為土  
德至孝武兒寬司馬遷猶從土德自上即位案圖讖推五運漢為火德周蒼漢赤木生火赤

代蒼故上都雒陽制郊祀于城南行夏之時犧牲尚黑明火德之運微幟尚赤四時隨色郊  
祀帝寔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又案前書郊祀志曰劉向父子以為帝出于靈故包羲

氏始受水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  
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鄧展曰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

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  
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許慎五經異義曰公羊說虞而作主古

者以桑曰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  
禘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謹案左氏說與禮同漢舊儀曰上

林給栗木也五經異義又云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三月乙未大赦天下  
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為祭主續漢書詔

曰其赦天下惟燒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寬潘蹇  
通鑑注案姓譜曰周文王之子季孫食周  
人朕甚惡之自今以後有犯者將正厥辜采于潘因氏曰潘晉有潘父楚有潘崇

後姬常為周承休公案恩澤侯表常姬黨之子建武二年更封承休  
侯十三年封于觀為衛公也承休國屬潁川劉終  
終酒

劉歆于始起兵 **蕩陽** 郡國志內黃有蕩陽聚鄆元曰在縣北世謂 **野穀旅生** 晉灼曰

時誘殺湖陽尉 **旅今之飢民采旅生也** 旅標古字者案書序周公既得嘉禾 **三年峭底注名嶽岑** 野生曰

旅天子之命史記旅作魯古文魯字如旅故旅亦作魯耳 **山** 公羊傳曰般之嶽巖杜預曰般在宏農澠池縣西二般之間南谷中谷 **其擇吉日**

**祠高廟** 風俗通曰漢舊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 **吏不滿六百石下至**

**墨綬長相有罪先請** 鄭衆周禮注曰議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賈公彥曰漢法丞相中二千石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二千石銀

印黃綬縣令六百石銅印墨綬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 鄭衆周禮注曰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自非不道** 張斐律表曰逆節絕理謂之不道 **詔所名捕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 前書平治

紀曰元始元年詔曰詔所名捕張晏曰名捕 **幸春陵祠園廟** 李吉甫曰世祖父南頓君陵在隨州棗陽縣東

謂下詔時所捕也棟案漢有捕律在九篇中 **注** 東觀記曰光武征秦豐幸舊宅水經注曰白水陂之陽有光武故宅基址

**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南** 李吉甫曰在縣東南三里 **四年進幸元氏** 東觀記曰光武

北征彭寵陰后從行生 **辛巳進幸盧奴** 東觀記曰爲 **垂惠** 續漢志曰汝南山桑有垂惠聚 **是歲**

李明帝于元氏傳舍

東觀記曰自王莽末天下旱蝗連年百穀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穀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荏菜果實野蠶成繭被山民收其絮採獲穀果以爲蓄積是歲野穀生者稀少而南畝亦益闕矣

五年注武帝封孔吉爲殷紹嘉公

恩澤侯表曰殷紹嘉侯孔何齊

綏和元年二月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封後六月進爵爲公元和二年更爲宋公

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注

前書音義曰中都官謂京師諸官府也

前書宣帝紀曰後元二年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續漢

書曰武帝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世祖皆省惟廷尉及雒陽有詔獄又宣帝紀曰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從弛刑衛宏漢舊儀曰郡縣獄理天下郡國上計屬大鴻臚東市獄屬京兆尹西市獄屬左馮翊幸沛祠高原廟

徐廣引東觀記曰上幸豐祠高原祠于原廟棟案史記高紀曰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爲高祖原廟是也

初起太學東觀記曰初起太學宮諸生吏民子弟及民以義助作上自齊歸幸太學賜博士弟子有差

是歲野穀漸少

符瑞志曰

建武初野穀充溢百姓其後耕蠶稍廣二事漸息

六年改舂陵鄉爲章陵縣

李吉甫曰舂陵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三十五里

篤癘注癘病也

案注當云癘癘病也晉平公癘病是也師古曰癘癘病也音隆

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東觀記曰二月吳漢下胸城天下悉定唯獨公孫述陳胃未平上曰取此兩子置度外乃休諸將置酒賞賜之

陵

三輔故事曰光武至長安宮闕燒盡徙都洛陽取十二陵合爲高廟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別治長安主知齋祠謂之高廟

詔曰夫張官置

吏所以爲人也

白虎通德論曰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各實所部

胡三省曰所部郡縣名考覈其

實也棟案應劭皇甫謐皆言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邊陲蕭條郭舉破壤光武中興海內人民十有二三存或空置太守令長故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爲裁省郡國張本也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王充論衡曰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棟案孔廟置卒史碑前言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扣頭死

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左方云平皇恐扣頭死罪上司空府是也

丙寅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八度史官不見郡以聞

行巡

孫愐曰行姓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漢有行宏爲任城相

七年

東觀後記本紀曰建武七年正月詔羣臣奏事無得言聖人又舊制上書以青布囊素裏封書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詣北軍待報前後相繼連歲月乃決上躬親萬機悉于下情乃令上書啓封則用

不得割覆書取具文字而已奏請關平旦上其有當見及寃結者常以日出時賜騎馳出召入其外傳遇中使者出報即罷去如神遠近不偏幽隱上達民莫敢不用情又曰追念前世園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更民相効浸以無限詔告天下令薄葬

殊死

前書高帝紀五年詔曰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韋昭曰殊死斬刑也說文曰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

耐罪

江達文釋曰漢令完而不死曰耐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處也

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

亡命

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

罷護漕都尉官

應劭漢官儀曰

侍御史至督州郡稅賦漕軍糧言督軍類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

癸亥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畢五度袁宏紀曰是時宰相

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方言曰就室曰接于

道曰略略強取也棟案以賣人法從事盜律曰略人略賣人和賣人為奴婢者死陳羣新律序曰盜律有和賣買人案此則

漢律盜篇有賣人之條前二年詔曰敢拘執論如律所謂律者即賣人法也朔方太守田颯史紹釋文音立王幼學音思台反案颯後為漁陽太

守見斥彰喬扈盧芳傳作喬喬氏狀云本橋氏黃帝後至後周始去木元和姓纂曰橋山支孫守冢者為氏棟案陳球碑云司空喬元蓋當時已有借用者矣

八年略陽關駟十三州志曰略陽道在天水郡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初中改為隴城續通典曰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冀城魏黃初中改為隴城是歲

大水東觀記曰郡國比大水涌泉盈溢杜林以為倉卒時兵權掣作威強民雖皆降散猶尚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令得復熾元元侵凌之所致九年繁

時注今代州縣胡三省曰案唐代州繁時雖存漢縣名然非古繁時也時音止十年脩理長安高廟理本

避諱改焉他倣此十一年己酉幸南陽通鑑考異曰袁紀三月己酉幸南陽案上有二月己卯以長歷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口也

己酉庚午皆在三月環安孫愐曰環姓古有楚賢者環淵後有環濟黃石注即黃石灘也歐陽志曰涪州涪陵縣有

黃石灘一名橫石岑彭破侯丹于黃石即此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守馬援擊破先零羌

徙致天水隴西扶風杜佑曰宣帝代先零種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漢服光武建武中初

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于三輔江統徙戎論曰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于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故段熲疏曰當煎

十二年武陽

杜佑曰漢武陽縣故城在嘉州鞍山縣東

拔涪城宋白續通典曰

縣州巴西縣木漢涪縣

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

常璩華陽國志曰漢靈誅公孫氏及延牙等諸將帥

二十餘人十三年導擇

顏之推曰導訓擇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于扈是也說文作導

疲費過所

周禮司關職曰以節傳出之鄭

元曰如今移過所文書

不應經義註以其服屬既疏不當襲爵為王

棟案註非也周制頒

爵不過五等公侯伯子男無封王者故云不應經義朱祐傳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故有是詔十五年詔封諸王為公七十年仍進爵為王也詳見下

周承休公姬常

案恩澤侯表姬常于建武二年為周承休侯五年侯武嗣十三年更為衛公然則姬常當作姬武也續漢志亦誤作常志又云以為

漢資在

葆車

西京賦曰垂翟葆建羽旗前轡韓延壽傳曰在東郡試騎士治飾兵車植羽葆也

法物注謂大駕鹵簿

儀式也

胡三省曰法物即上樂器葆車輿輦之類

羌豪

書序曰西旅獻獒鄭元曰獒讀為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酋豪也

以略人法

從事

盜律曰略人略賣人為奴婢者死功臣表曰曲逆侯陳何元光五年坐略人妻弃市是也

十四年注平帝封孔均為

褒成侯

恩澤侯表曰元始元年以孔子世褒成烈君竇會孫均封褒成侯奉孔子祀

是歲會稽大疫

何焯曰古今注以為十三年

十五年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二郡民

續漢志曰吏民六萬餘口

大司空上與

地圖

周禮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元曰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輿公產曰輿者車輿其前牙曲地形不可正方故云輿地圖也前書曰武帝元狩六年御史

大夫秦與地圖請所立國名立齊燕廣陵三王

右翊公

史昭曰右馮翊也胡三省曰三輔有左馮翊無稱右者右翊封國史無所考棟案光武十王傳建武十五年封

輔爲右馮翊公焉爲左馮翊公蓋以馮翊一郡中分而封二公故稱左右何云無考史說是也

兄仲爲魯哀公

陶璜齊職儀曰建武初朱祐議以爲

土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子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

戶口年紀

趙德麟曰年紀者紀記也記其年之數

十六年三月辛

丑晦日有蝕之

續漢志曰在昴七度爲獄事時諸郡太守坐度出不實世祖怒殺十餘人然後深悔之

五人共斬一人

者除其罪

師古曰赦其本罪案成帝鴻嘉四年有是令也

故縱

律說出罪爲故縱前書昭帝紀曰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弃市也

十

七年二月乙亥晦

續漢志及袁紀作乙未司馬光據長歷二月丙申朔帝紀誤

日有蝕之

續漢志曰在胃九度胃供養之

官也其十月廢郭后詔曰不可以奉供養

妖巫李廣

袁宏紀作費登當亦是卷人雜記之弟子所載者異耳

十八年蜀郡守將

史歆叛

華陽國志曰建武十二年吳漢盡誅公孫氏蜀郡史歆怨吳漢之殘掠蜀也

十

九年原武

胡三省曰原武屬河南

復南頓田租歲劉放曰案文不見歲數云



云棟案東觀記本紀曰十九年上幸南陽汝南至南頓止令舍大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吏民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市舍每來輒加厚恩但復一放少薄願

復十歲云云劉貢父時東觀書尚存度置不觀輒以臆說而云漏五字此宋人之蔽亦古今之蔽也

二十年大司徒戴涉下獄死注古今注云云棟案資融傳坐所舉人盜金下獄與注異也涉薊州清河人見張湛傳

國胡叛屯聚青山郡國志北地參縣故屬安定有青山續漢書曰安定屬國八本屬國降胡也居參縣青山中其豪帥號肥頭少卿

二年乙未晦日有蝕之續漢志曰在柳七度京師宿也柳為上倉紀穀也近與鬼與鬼為宗廟十九年有司奏立近帝四廟至此三年不立廟

九月戊辰地震裂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一地震南陽尤甚注蒼頡篇曰鉗欽也故示象也

張斐漢律序曰欽狀如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贖至魏武改以代刑也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

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師古曰薁音郁鞬居言反南匈奴傳曰二十二

年而匈奴中連年旱蝗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通陽求和親于是遣李茂報命而比密遣人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案此則李茂所報者乃蒲奴非比也比內附在二

十三年南郡蠻叛南蠻傳曰南郡蠻山蠻雷遠等徙其種人于江夏杜佑曰其後

玉况三輔決錄曰杜陵王王氏音肅遣使詣西河內附何焯曰宣帝置西河西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詣西河內附

二十

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漢律鄭元章句曰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袁安傳

曰阿附反虜法于是分爲南北匈奴案東觀記時十二月癸丑也二十五年烏桓大

人注烏桓謂渠帥也棟案謂字衍據魏書曰烏桓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率衆向化戊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畢十五度畢爲邊兵其冬歲美爲寇害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通鑑攷異曰上既著烏桓來朝此又紀內屬蓋

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東觀記詔曰前以用度不足

公下至佐初作壽陵東觀記曰四月始營陵地于臨平亭南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史各有差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造興之後亦無巨壘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當預

白作臣子奉承不得利加乃令陶人作瓦器又曰臨平望河陰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

周公孔子利不得存者安得松喬與之而共遊乎文帝曉終始之義景帝所謂孝也故遭反

覆新陵覺完非成法耶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陂音普何反池音徒河反顏師古刊謬正俗曰陂池當讀如坡

此猶言廢逸耳言不須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坡隨然裁得流泄水潦耳今讀者謂爲陂池遣子八侍奉奏詣闕東觀記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書稱臣入裝錢胡三省

為辨 二十八 年沛太后郭氏薨 何焯曰此錄下捕請侯賓客書廢后薨例不見紀也案廣陵恩王傳與東海王彊書曰太后尸

至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 紀也案廣陵恩王傳與東海王彊書曰太后尸 二十九 年丁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東壁五度東壁為

文章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詔捕詣王各皆 被以苛法世祖不早為明設刑禁一時治之過差故天示象 三十 一年癸酉晦日

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柳五度 是夏蝗 王充論衡曰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穰縣以千百數 陳留雨穀

論衡曰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 穀形若茨而黑有似于稗實也 中元 元年 通鑑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

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于精審但見紀元復 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憲章于此棟

案宋說是也惟以紀志俱出范氏為未審耳沈約撰符瑞 志亦言建武中元元年知梁漢書所載決不同于范也 列為年紀 棟案載文志有漢大年紀五篇

臣續注漢書亦引 漢帝年紀是也 使司空告祠高廟 東觀記曰司馬馮魴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

食之 續漢志曰在斗二十度 注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 水經注曰靈臺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 二年

帝崩于南宮前殿年六十二 蔣果曰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中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乃六十三歲

祭祀志封禪刻石文已云在位三十二年年六十 二則崩年六十三無疑矣此二字疑傳寫誤也 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

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東觀記曰上常自細書一札十行報郡縣曰

時取畢道古今事次說在家所議鄉里能吏次第比類又道忠臣孝子義夫節士坐者莫不激揚悽愴欣然和悅羣臣爭論上前常連日夜

生光武于縣

舍

宗室四王傳曰南頓君娶同部樊重女字嫺都生光武也

注令舍不顯

依濟陽宮碑及東觀記皆云令舍下濕

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官後殿居之今作不顯蓋傳寫之誤

注開宮後殿居之

論衡曰後殿第二丙中

使卜者王

長占之

論衡曰皇考召功曹吏充爾使出問卜與馬下卒蘇永俱之下者王長孫所

後望氣者蘇伯阿

論衡曰謁者蘇伯阿

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論衡曰元帝之

初有鳳凰下濟陽宮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季父等俱起到紫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耀上屬天有頃不見

道士

西門君惠

桓譚新論曰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養生却老之術前書曰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惠好天文識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

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

李守

父事具通傳

炎正中微

東觀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

九縣

顧起元曰左傳夷于

九縣江云楚滅九國非也九為陽數之極故書傳凡言九者皆指其極也范書九縣縣同正用此語

深略緯文

吳仁傑曰文選作緯天書從文選為是棟案文

與下羣雲為一均聲不應改作天字吳說非也

附衆漢書論

皇甫謐曰元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稱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若漢之再命世祖不階成旅之資平暴反正遂建中興與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曰前漢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縱橫巨猾竊命劉氏舊

澤雖存

一作猶存一作雖在

而瞻鳥之望殆

一作絕

世祖以眇眇之肩

起于白水之濱身屈無妄之力位與羣豎竝列于時懷璽者

十餘建旗者數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爲之王公茫茫

九州瓜分轡切泯泯蒼生塵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風驅之以

大威霜雪被而茨棘枯橫網

一作網維

振而逆鱗掃羣才畢湊人

鬼與能數年之閒廓清四海雖曰中興與夫創業者庸有異

乎誠哉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資一作等太宗

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體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據乎

萬物

一作乘

之上矣

司馬彪曰昔羿浞篡夏數十年少康生爲仍牧正能脩德復夏厥勳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內外之助至于光武承王莽之篡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憑焉發跡于昆陽以數千屠百萬非瞻智之主孰能堪之討賊平亂克復炎漢號稱中興者無以加之矣中國既定柔遠以德愛慎人命下及徭賦武功旣備抗文德脩經術勳績宏矣

薛瑩贊曰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竝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于非望然考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宏

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覩顏  
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間掃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人之所  
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  
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吏一作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  
猶病諸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二

明帝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

袁山松後漢書曰帝諱陽一名莊字子屬東觀記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陽生上以赤色名之曰陽風俗通曰明帝

與光武同月生

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

東觀記曰皇子陽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頭曰吳季子陽對曰愚賴無比及阿乳母以

問師傳曰少推諫對師傳無以易其辭

十九年立為皇太子

東觀記本紀曰上幼而聰明睿知容貌壯麗世祖異焉數問以政議應對敏達

謀謨甚深溫恭好學敬愛師傅所以承事兄弟親密九族內外周治世祖愈珍上德以為宜

承先緒建武十七年十月詔廢郭皇后立陰貴人以為皇后以東海王立為皇太子治尚書

備師法兼通九經畧舉大義博觀羣書以助術學無所不照

予末小子

尚書顧命曰王曰眇眇予末小子

惠于鰥寡

漢書谷永傳引

書云懷保小人惠于鰥寡蔡邕石經同今書作惠鰥偽孔氏注云加惠鮮之鰥寡之人說迂曲不若從石經漢書為正

聖恩遺戒顧重天下

以元元為首

此遺詔中文史不載也

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

劉劭爵制曰吏



民爵不得過公乘得黃與子若同產流民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宣帝紀地節二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

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者名籍也占音之贈反方今上無天子注公羊傳云云集覽正誤曰此因光武初崩故

云與公羊義不同棟案此正誤應說章懷注是也章帝建初七年詔亦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豈當時亦因明帝初崩耶有司奏罪名並正

舉者應劭漢官儀曰建武八年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俊未紫錯用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者孝廉廉吏務盡實數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于

縣邑務受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曹永平元年越雋姑復夷叛

州郡討平之續漢志曰益州舉姑復蠻夷大牟替滅新首傳詣洛陽永平二年註扶玉杖玉杖當作王杖下

管新宮案此則後漢時新宮之樂尚存三老李躬躬常山人見東觀記胡三省曰桓榮傳及袁紀詔躬言桓榮不及李躬棟案不言李躬者省文也

甲子西巡狩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于十一陵歷覽館邑會

郡縣吏勞賜作樂東觀記曰時有縣三老上章云陛下入東都臣望顏色儀類先帝臣一驛喜百姓服設如舊時臣二驛喜見吏實賜歲先帝時

事臣三驛喜陛下聽用直諫嘿然受之臣四驛喜陛下至明慈艾酷吏視人如赤子臣五驛喜進費用能各得其所臣六驛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堯臣七驛喜帝令上殿欲親上衣因舉

虎頭衣以護羌校尉竇林下獄死東觀記曰林奉使羌歸岸降詣林林欲以為功効奏言大棄後嗣岸兄願吾復詣林林言

其第一家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罔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紫羽林監送死獄中棟案林為實融從兄子也三年詳刑愼

罰古文尚書呂刑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又曰古明察單辭呂刑曰明秋八月

壬申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氏二度氏為宿宮是時明帝作北宮魯哀禍大

天不降譴注魯哀公時絕不日食案春秋哀公十有四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注謂哀公之為絕無日食之異

此緯書之謬緣春秋古文後出止據公穀兩傳故劉向集亦云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三十六不數哀公也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

觀舊廬東觀記曰上與皇太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五年勞賜縣

橡史及門闌走卒元和郡縣志引後漢書曰六年二月宋志作王雒山

出寶鼎注雒或作雄東觀記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春秋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國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不指何君墨子天柱篇以為更啓之事墨子在春秋時當得其寶漢時皆以為禹禹事失之易曰鼎象三

公胡三省曰此蓋易緯之辭棟案鼎三足象三公故云前漢七年葬光烈皇后

胡三省曰西京諸后皆從帝諡惟衛思后許恭哀后不范遷注武帝拜范

明友為度遼將軍

何焯曰前書昭紀元鳳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此與南匈奴傳注皆誤作武帝

占著

史記田叔列傳曰因

占著名數索隱曰言卜占而自占著家

王寅晦日有食之既

續漢志曰在斗十一度斗吳也唐虞於天

文屬吳後二年廣陵

繕脩宮宇

謂起北宮及諸官府也

出入無節

洪範五行傳曰出入不節季民農時及有姦謀

則木不

九年置五經師

棟案漢有學師宋恩等題名其稱師者二十人易棧二人易

掾各一人文學師四人蓋當時郡國皆置五經師而五經又各有師故魏德公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也

十年注箠長尺四寸有八

孔

蕭崇義曰舊圖云雅篋長尺四寸領篋尺二寸前書志曰孔光奏主調篋員二人注云篋七空廣雅曰八孔

十一年淩湖出黃金

論衡曰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尉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于湖涯挺先釣得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樽色正黃沒水中尉以為銅也涉水取滑重不能舉挺望見往助之涉水未持樽頓行更為盟藥動行入深淵中不見挺尉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枝即共掇提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尉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尉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尉俱往到金處水中向多賢自涉水掇取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台得十餘斤賢自言于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牒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訖今不得直詔書曰觀時金價俾賢等金直

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論衡曰孝明時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芝嘉禾金出鼎見離木復合

十二年注歷忌

經籍志曰雜忌歷二卷高堂隆撰

十三年賜觀者食

東觀記曰有一諸生前舉手曰善哉

文王之遇太公也上書板曰生非太公乎亦非文王也

得固其利

國規

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在尾十

七十五年幸東平

東觀記曰幸東平王宮

令天下太酺五日

棟案周禮族師職春秋祭酺鄭元曰酺者為人

物裁害之神也又毛詩箋曰周時百室有祭酺合饌之歡孔穎達曰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酺漢時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服虔音蒲

十六年高

關 袁宏紀曰出朔方高關塞水經注曰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塞山下有長城其山中斷望若闕焉故有高關之名關口有城跨山治局謂之高關

戊上古迄今常置重捍以坊塞道

十七年甘露降于甘陵

通鑑考異曰皇后紀曰原陵甘露降于樹然則實降原陵也此

誤以原為甘

僭耳

師古曰僭音丁甘反字本作瞻

注楊浮異物志

漢議郎楊孚字季先撰異物志一卷見廣志及經籍志浮當作孚

朝堂

胡三省曰班固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魏曹丙謀讓平其上蓋在殿廷左右也

蒲類海

應劭曰蒲類海名也在燉煌北晉灼曰

匈奴傳有蒲類海

十八年贖死罪縑三十匹

應劭曰今贖罪入三十匹縑是也棟案應氏謂今者中興以後也惠帝時入錢六萬

得免死

宿麥傷旱

案宿麥秋種夏收春時不雨故傷旱也

西域都護陳睦

袁宏紀作陳穆

注前書曰

擅議宗廟者棄市

韋元成傳曰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廟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獨除此令成帝又復之

帝

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

東觀記曰自上卽位

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無損初世祖聞傷前世權臣太盛外戚豫政漢家中興唯宣帝取法至于建武朝無權臣外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勢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貴者裁家一人備列將校尉在兵馬官充奉宿衛闔門而已無封侯豫政者自皇子之封皆減舊制諸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曰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又國遠而小易于爲善節儉謙約如此

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注十斷其一二言少刑也

吳仁傑刊誤補遺曰案前書刑法志自建武永平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使以口率計斷獄少于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范氏所謂前代卽成哀之間注不指此而汎言之未之盡也

### 附諸論

華嶠曰世祖旣以吏事自嬰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樂業戶口衣食滋殖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十二中興以來追蹤宣帝夫以鍾離意之廉法諫諍懇懇以寬和爲首以此推之斯亦難以德言者也

薛瑩贊曰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幾約一作以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啓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

### 帝紀第三

#### 章帝

母賈貴人

帝王世紀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于京師其母姓秘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冢

永平三年立爲皇太子

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

東觀記曰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爲太子年四歲幼而聰達才敏多識世事動容進止聖表

有異吐而仁明謙恕溫慈惠和寬裕廣博親愛九族矜嚴方厲威而不猛既志于學始治尚書遂兼五經周覽古今無所不觀由是上敬重之每事諮焉

其以憲爲

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

陶藻職官要錄曰尚書有錄名自此始因是以來每帝初卽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羅泌曰書

大麓之事自孔安國以爲大錄萬機之政而桓譚新論以爲麓者領錄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然蓋自漢以來有是說矣是以章帝置太傅錄尚書事羅華曰錄尚書事自牟融始宋百

官志云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章懷注以為始于張子孺皆誤也西京無錄尚書止有領尚書平尚書事鳳止領尚書事爾

酒泉太守段彭

裴案紀作

彭

甲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斗二十一度是時明帝既崩馬太后制爵祿故陽不勝

博貫六藝不舍

晝夜

東觀記孝明本紀曰上夜讀衆書乙更盡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除日祀之法

許慎五經異義曰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于廟月

薦于會高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棟案叔孫通漢禮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除日祀之法也韋昭國語注曰日祭祭于祖考謂上食建初元年己巳詔杜佑曰建武中詔三公郡國守相歲舉茂才廉吏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始復

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事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于他狀舉非其人兼正舉者罪

寬博有謀

潛夫論曰明經寬博

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

續書天文志曰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

二年詔

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

論衡曰建初孟年中州頗歉類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充奏記郡守宜禁奢侈

以備用乏言不納用退題記章名曰備乏

春秋之義以貴治賤

數梁傳之文也

三年破燒當羌于臨

洮

防傳破羌在三年春

是歲零陵獻芝艸

論衡曰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太守沈鄴遣門下掾衍盛獻之詔會公卿郡國上計

吏民皆在以芝草告示天下續漢書曰芝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使功曹齋芝以獻

四年南陽太守桓虞

東觀記曰虞字伯春

還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審平正以為能擢為南陽太守袁宏紀曰虞鴻翔萬年人初為魯令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訖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校練名實家吏無所容其奸

百姓悅之為建武以來太守名稱冬牛大疫續漢志曰是時寶皇后以朱貴人子為太子寵幸令人求伺貴人過隙以譏毀

無及虞者及為三公無他異政是時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論衡曰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

之章帝不知寶后不善厥咎焉也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壁八度東壁為文章是時羣臣爭經

多相非毀者側席異聞註側席謂席不正曲禮曰有憂者側席而坐鄭元注云側猶特也不布他面席案側席與儀禮側

殺側受體之側同在進賢故側席注非子大夫賈逵國語注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是歲零陵獻芝草論衡曰生泉陵男子

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有八黃龍見于泉陵注古今注云云論衡曰湘水去泉陵

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地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塗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身大

于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

六出水遊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七年注詩大雅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

也并二龍為八出入移時乃入通肅詩補傳曰賢之此注豈韓齊魯三家以頌為雅耶雅頌乏軍興陳羣新律序曰威律有乏軍之與鄭元周

昔嘗亂矣賴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賢欲復亂之耶禮注曰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之軍興是也尚書費誓曰峙乃稊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孔

安國曰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孔穎達曰興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



斬得銅器形似酒樽獻之東觀記曰采色青黃有古文符瑞志曰詔在道晨夕以為百官熱酒又獲白鹿

符瑞志曰得白鹿于臨平觀元和元年獻生犀東觀記作白犀王者八政以食為本尚書大傳曰八

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故八政先食注蒼頡篇曰掠問也劉伯莊曰掠音亮考掠也鈗鑽鈗音巨炎

反王幼學曰鈗通作鈗倉頡篇鈗鈗也鈗從蓋反說文在頭曰鈗在足曰鈗鑽去其膝蓋骨音作喚反注鈗鉅也鉅音憲音竹涉反九月乙未東平

王忠薨案續漢志是年八月乙未晦九月不應復有乙未記誤也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

算三歲高祖七年令也杜佑理道要訣曰漢高帝每歲人常賦百二十錢至孝文時省儉至四十武帝事邊費廣人產子三歲則出口錢孝宣減人算三十孝成減四

十光武有產子萬物孳甲周易解彖傳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宅鄭氏曰皮曰甲根曰宅富姦行賂于下

貪吏枉法于上棟案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今復申之故下云勉思舊令也詔書數下冠蓋接道朝三

謂奉詔出使者相接鳳皇集肥城水經注曰集肥城句蘇亭復其租宗祀五帝于汶上明

堂案水經注帝東巡太山立行宮于汶陽縣金吾耿恭屯城門于汶上基墮存焉案恭傳未嘗為執金吾或別有據也注尚書駿奔走在廟

案梅氏武成衍在廟二字天井關李吉甫曰天井故關一名太行關在晉城縣四十五里太行山也注姚察經籍志曰漢書

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注禮記曰正朔三而改

此禮緯文非禮記也注說

注三微者三正

之始萬物皆微

此說未盡案易緯乾鑿度曰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鄭元注曰五日為一微十五日為一著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

為一著至大寒為二著至立春為三著故曰三著而成

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

囚

說文曰報當罪人也从率从反及服罪也籍窮理罪人也

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五行

傳曰自冬至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號曰助天生朔令云云此夏月令也祭祀志注皇

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天子迎春于東堂號曰助天

生上云順天道天陽也是順陽助生乃明堂月令之

劇易

案病有劇易謂增劇及變易也帝欲親知民之疾苦故言劇易

明文也注止採今文月令日短至諸文非書義也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

東觀記曰數御史司空道橋所過歷樹木方春日無得有

也太公六韜曰知人飢渴習人

劇易蓋古有是語易音以鼓反

所伐輅車可引避也

遣使者祠北嶽

符瑞志曰以太牢具祠北岳山見黃白氣有神魚躍出十數

詔高邑令祠光

武于卽位壇

裴松之案漢記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李吉甫曰世祖廟一名壇亭柏鄉縣北十四里鄆縣故城南七里卽世祖卽位之千秋亭也

後于此立廟

宋由

袁紀作

章和元年注桓虞字仲春馮翊萬年人

與建初三年注

重

扶拔

郭義恭廣志曰符拔如麟里皮有鱗甲甲可以辟惡也

二年壬辰

袁紀二月壬辰也

章德前殿

章德殿在北宮

見東觀記清  
河王慶傳

年三十三

蔣杲曰案卽位年十九在位十三年  
年三十二紀稱三十三者傳寫誤也

附論

東觀記序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聖之至要也乾乾夕  
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罰湯文所務也密靜天  
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極致也肅宗兼茲四德以繼祖考臣下  
百僚力誦聖德紀述明詔不能辯章豈敢空言增廣以累日  
月之光

棟案孝于惟孝古文論語文也俗作孝乎屬上讀古文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惕若夙厲无咎許慎曰夙敬也故云乾乾夕惕寅畏皇天今俗本亦脫夙字今

文尚書母佚述高宗曰密靜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薛瑩贊曰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  
息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抑有仁賢之風矣是以  
陰陽協和而百姓安樂衆瑞並集不可勝載考之圖籍有徵

云爾

袁山松曰孝章皇帝宏裕有餘明斷不足閨房讒惑外戚擅寵惜乎若明章二主損有餘而補不足則古之賢君矣

帝紀第四

和帝

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

東觀記曰自上自岐嶷至總角孝順聰明寬和篤仁孝章由是深珍之以為宜承天位年四歲以皇子立為太子

初治尚書述兼覽書傳好古樂道無所不照

有司上奏孝章皇帝

崔駰議曰臣聞號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跡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

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齊魯文王綱紀四方又曰俾彼雲漢為章于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天也舉表析義四方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

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号曰章

永元元年滿夷谷注滿夷谷關

滿一作清

胡三省曰在

稽落山

胡三省曰唐太宗以斛薩部地置稽落州蓋因山以名之

追至和渠北鞬海

何焯曰憲傳及通鑑皆作

私渠比鞬海

會稽山崩

續漢志曰會稽南方大名山也

燕然山

前書匈奴傳曰貳師引兵還至連邪烏燕

當從建傳

然山師古曰速邪鳥地名也  
燕然山在其中燕音一千反

二年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奎八度復置西

河上郡屬國都尉官注十三州志曰典屬國云云

何焯曰光武紀建武六年罷郡

國都尉官故屬國都尉亦省  
此復置之與典屬國何與

副校尉閭

伐實憲傳及西域傳皆作閭盤此作藟蓋盤字之訛

取伊吾盧

地

胡三省曰西域傳章帝建初元年罷伊吾屯田北匈奴遣兵守其地今復擊取之

三年皇帝加元服

杜佑案黃香集和帝冠乘金根

車駕六元虬至南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族之庭鍾威獻壽焉

注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

景風至五經異義曰景風至則封其有功也

白虎通德論曰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

諸侯盛養賢也

四年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七星二度又曰行近軒轅在左角為太后是月太后兄弟害等自殺

丙辰郡國十三地震

續漢志曰春秋漢高帝曰女主盛臣制命則地動折畔震起山崩論是時竇太后攝政兄憲專權將以是受禍也

有不滿者以實除之

鄭元周禮注曰斂法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買公產曰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

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為實在乃減去半不稅于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法也

五年封皇弟萬歲為廣宗

王

案水經注云皇太子萬年廣宗廟鉅鹿郡

二月戊午隴西地震

續漢志曰儒說民安土者也將大動行大震也九月於除難鞭板也

匈奴單于於除鞬叛何焯曰匈奴上當有北字案續漢志作於除鞬鞬無北字南單于安國叛骨都

侯喜斬之案通鑑以爲永平六年事按南單于傳亦屬五年通鑑誤也六年覆案不急案漢律四篇有告劾傳覆告爲人所告也

劾爲人所劾也傳傳捕獲覆案也見陳羣新律序不急謂細故也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

人杜佑曰漢諸帝凡口食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爲常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

有食之續漢志曰在背騰爲葆旅主收斂儒說葆旅宮中之象收斂貪妬之象明年三月陰后立鄧貴人有寵陰后妬忌之後遂廢秋七月易

陽地裂續漢志曰京房易傳曰地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是時南單于聚衆離漢軍進討九月癸卯京師地震續漢

志曰儒說奄官無陽猶婦人也是時帝幸中常侍鄭衆蔡倫二人始用權也八年恫矜矜與通十二月丁巳南宮宣

室殿火續漢志曰是時和帝幸北宮寶太后在南宮明年太后崩也十一年大赦天下崔寔大赦賦曰惟漢

滌惡弄穢與海內更始喪廢乎思隆平之進也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獾薄夷率種人內屬

續漢志曰蜀郡旄牛徼外夷白狼獾薄種王唐緒等率種人口十七萬歸義內屬賜金印紫綬錢帛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八度荆州宿也明年冬南郡蠻夷反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東觀記曰十三年春

正月上日以五經義異書傳意幽并涼州戶口率少  
胡三省曰幽州大部戶猶十萬餘惟元菟戶一千五

殊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百二十四并州大部三萬餘小郡不滿二千  
涼州大部不滿三萬煇煌七百四十八而已  
十四年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

之續漢志曰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金城屬國宣帝神爵二年置也  
司空巢堪罷  
東觀記曰堪為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非二十二度  
復置涿郡故鹽鐵

官地理通釋曰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縣有鐵官無鹽官此鹽字為安字之誤  
續漢志曰涿郡有鐵官五行志曰征和二

年涿郡鐵官鑄鐵銷皆飛上去兩志皆不言  
故安有鐵官或前漢涿郡治故安未之詳也  
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

薄刑胡三省曰案安帝永初元年魯恭言自永元十五年案薄刑改用孟夏則夏至乃謂  
夏之初至范史以口北至書之其誤後人甚矣  
續案自司奏以為夏至則陰陰起夏

至必孟夏之訛胡說是也決小事亦當依月令作決小罪孟夏決小罪者乾鑿度曰陰始于

己形于未己四月也鹽鐵論曰大夫曰金生于己刑罰小加故齊麥夏死言四月陰初生齊

麥死當順時令決小罪也鄭元注  
元興元年宗室以罪絕者悉復屬籍  
月令以孟夏之令為非未通于古

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鄭元曰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孔穎達曰漢之帝  
同族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復屬籍者向以罪除其籍今復令宗正著之也  
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

一所自稱德薄皆抑而不宣

東觀記曰朝無寵族政如砥矢惠澤沾濡恩茂爲外憂庶績內勤經藝自左右近臣皆誦詩

書德教在寬仁恕並洽是以黎元寧康萬國協和貞符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故靡得而紀

唐尧

羅泌曰尧本名堯後人惡其僭而改之

### 附論

司馬彪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驕橫之權卽昭帝薨上官之類矣朝政遂一民安職業勤恤本務苑囿希幸遠夷稽服西域開泰郡國言符瑞八十餘品咸懼虛妄抑而不宣云爾東觀記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譙囿無槃樂遊畋之豫躬履至一作元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承風云爾

### 殤帝

延平元年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應劭漢官儀載辛卯冊書曰太尉張禹二世在位黃髮罔怠忠孝彌篤司宗室坐事

徒徐防以臺閣機密施政牧守其以禹為太傅以防為太尉錄尚書事

附論

東觀記序曰孝殤襁褓承統寢疾不豫天命早崩國祚中絕社稷無主天下敖然賴皇太后孔子稱有婦人焉信哉

後漢書補注卷第二

後漢書補注卷第三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五

安帝

恭宗孝安皇帝

何焯曰案和帝既不冠以穆宗此紀恭宗二字為衍又祭祀志云安帝以謚書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武以來無毀者

故遂常祭因其陵號稱恭宗故此紀雖仍前史廟曰恭宗之文

諱祐

案說文云祐上諱徐鉉曰安帝名也从示

未及刊削然獨無尊字尤與前諸紀迥異明是不知者謬加也

古聲祐當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

盤於於字東觀記及符瑞志皆作紆易林曰盤紆九曲似當作紆

年十

歲好學史書和帝常稱之數見禁中

東觀記曰孝安皇帝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聰明敏達慈仁惠和寬容博

愛好樂施予孝王常異之年十歲善史書嬉經籍和帝甚嘉重焉號曰諸生數燕見在中特加賞賜下及玩弄之物諸王子莫得與比

不以父命辭王

父命

何焯曰不以父命辭者引傳文見不必受命于慶也

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東觀記曰帝謙讓恪恭孜孜經學志在供

養委政

六州大水

袁山松後漢書曰六州河濟渭雒有水盛長泛溢傷秋稼

乙酉隕石于陳留

續漢志曰陳留雷有

石隕地四天文志曰隕星也董仲舒以為從高反下之象或以為庶民惟星隕民困之象也

永初元年分犍為南部為屬

國都尉

何焯曰南部近刻皆誤作南郡

稟司隸充豫徐冀并州貧民

案袁紀時青兗豫徐冀并六州民飢

故稟給之也

廣成

李吉甫曰廣成澤在汝州梁縣西四十里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三月二日也在胃二度胃主稟倉是

時太后專政去年大水傷稼倉廩為虛

爵皇太后母陰氏為新野君

獨斷曰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丁

已河東地陷

續漢志曰東西四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

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為寇

掠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

棟案西羌傳係永初元年冬事

辛未司

空尹勤免

陳龍傳云勤以雨水傷稼策免

癸酉調揚州五郡租米注五郡謂九江

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

棟案

安帝時揚州止有五郡順帝永建中始分會稽立吳郡又永初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非以遠故不調明矣注兩失之

辛酉新城山

泉水大出

河南之新城山也

司空周章密謀廢立

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捕鄧氏兄弟誅常侍鄭眾蔡

倫劫刺尚書廣皇太后封皇帝為遠國王也見續漢志

訛言相驚

續漢志曰民訛言相驚司隸并冀州民人流移時太后專政婦人以順為道故禮夫死從子之

命今專主事此  
不從而僭也

#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

續漢志曰時太后攝政專事于  
是陰類並勝西羌亂連十餘年 四十一

雨水

續漢志曰郡國四十一縣三百一十五  
雨水四漬溢傷秋稼壞城郭殺人民

二年漢陽城中火

續漢志曰元年  
五月戊寅熒惑

逆行守心前星注云韓揚占  
曰多火災明年漢陽火也

秋七月戊辰

黃長霄曰鄧騭討羌符曰永初二年六月丁  
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

郡屬國都尉中二千石守丞廷義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叛羌急急如律  
令按紀元年夏先零種羌叛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為羌所敗  
于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猾辟戾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羌十一月辛酉拜  
騭大將軍召還則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攷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  
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  
紀誤也又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  
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正合也  
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合亦紀誤也 昔在帝王承天

治民莫不據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注孔安國尚書注曰璇美

玉也以璇為璣以玉為衡

偽孔氏尚書注出于東晉漢人所未見者不當用孔  
說以注漢書且下云明習災異陰陽之度旋機之數

者各使指縱以聞則非如偽孔氏說明矣伏生書大傳曰旋機者何傳曰旋者還也機者幾  
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旋機是故旋機謂之北極鄭元注曰七政謂春秋冬夏  
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詔云承天治  
民則七政為四時天地人非日月五星也 其百僚及郡國吏人劉放曰案

此不成文理當有一令字

何焯曰案下云各使指變以聞則不當有令字也

三年夏勤

謝承書曰九江

夏勤字伯宗家貧作履供食常作一量屢斷勤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適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質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至司徒

五

大夫

通鑑作五官大夫棟案王符潛夫論曰今時權時令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又光和二年義井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二人蓋當時以資

受爵本有是官始于永初盛于光和司馬氏以後漢無是爵增入官字殊違本義也前書注五大夫第九爵

遣御史龐雄

華陽國志曰將略大鴻臚龐雄字宜

孟巴郡宕渠人雄事具法雄傳

乙亥有星孛于天苑

續漢志曰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天苑為外軍彗星出其南為外兵也

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

續漢志曰劉向以為雹陰陽陽也是時太后以陰專陽政

四年

春正月元日會徽樂不陳充庭車

續漢書曰詔曰比年飢加有軍旅且勿設戲作樂正旦無陳充庭車也鄭元周

禮注曰漢朝上計律陳賜車于庭張衡東京賦曰孟春元日擊后旁展龍路充庭設旂拂瓦沈約曰舊有充庭之物臨軒大會陳輿車鞞旌鼓于殿庭

其没入官

為奴婢者

漢律曰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而高誘呂覽注曰律坐父兄没入為奴此亦據漢律

鄭勤

華陽國志作歷棟案歷與勤古字通郡

國九地震

九續漢志作四

夏四月六州蝗

續漢志曰是時西羌寇亂軍聚征距連十餘年

五年春正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虛八度正月王者統事之正日也虛空名也是時太后攝政帝不得行事俱不得其正若王者位虛故于正月陽

不克示  
李脩世系曰脩為東郡太守太常卿武之子六年豫章員谿原山崩續漢志曰各七

年丙申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井一度元初元年二月己卯日南地圻

通鑑考異曰二月己卯三月癸酉日食本志及表紀皆云三月己卯日南地圻按長歷是年二月壬辰朔無己卯三月壬戌朔癸酉十二日不應日食二月當是乙卯三月當是癸亥

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尾十度尾為後宮繼嗣之宮也是時上甚幸閭貴人將立故示不善將為繼嗣禍也皮

陽西羌傳作皮楊十一月何焯曰十一月下有脫文二年太尉司馬苞薨注謝承書曰

苞為太尉會司徒楊震為樊豐所譖何焯曰案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為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

謝書為失實也夫犁營鮮卑傳作扶黎章懷注云縣名屬遼東屬國胡三省以為兩漢無此縣

而誤耳俗本郡國志昌黎訛昌遼交黎訛天遼辨見本志注壬午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心四度心為王者明久失位也二年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婁五度史官不見遼東以聞夏四月京師旱劉昫曰時西

相繼連十餘年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奎九度史官不見七郡

武庫火燒兵器也三郡雨雹續漢志曰大如杼杯及雞子殺六畜行糜粥漢法民年九十以上有受粥法粥凍糜也呂氏春秋八月紀曰

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高誘曰今之八月比戶賜高年鳩杖粉黛是也

方今案比之時

鄭元周禮注曰今時八月案比儀禮注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

戶比民皇后紀曰漢法常因八月算人

雖有糜粥糠粃相半

東觀記曰糠粃泥土相半不可飲食

越雋夷寇遂

久通鑑攷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

富平上河

西羌傳作富平河上

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

科品

蔡邕表志曰永平初詔書下車服制度中宮皇太子親服重繒厚練浣已復御率下以儉諸侯王以下至于士庶嫁娶被服各有科品當傳萬世揚光聖德桓紀永興二

年詔曰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是也

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十八度史官不見張掖以聞

六年賜

棺木

鄭眾周禮注曰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漢金布令曰不幸死死所為槨塋歸所居縣賜以衣棺

鮮卑寇馬城注搜神

記云云

胡三省曰案續漢志搜神記所云乃雁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城注續漢志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

十二月戊

午朔日有食之既

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如昏狀女主惡之後二歲太后崩

永寧元年秋七月乙

酉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張十五度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建光元年幽州刺史馮煥

棟案

馮煥殘碑云煥字平侯巴郡宕渠人也

蔡諷

諷一作風

臨湖侯

通鑑作燕湖侯

甲戌遼東屬國都尉龐奮

通鑑攷異曰此延光元年事也紀誤以建爲延

太尉馬英薨

通鑑考異曰傳作策罷誤棟案後漢無馬英傳當據劉愷傳也

是秋京師

及郡國二十九雨水

續漢志曰是時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冬十一月己丑

案續漢志為九

郡國三十五地震

續漢志曰是時安帝不能明察信宮人及阿母聖等讒言破壞鄧太后家于是專聽信聖及宦者中常侍皆得擅權也

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何焯云從尚書令視諷尚書孟布議也見陳忠傳

舉武猛

堪將帥者各五人

潛夫論曰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也

延光元年注夫餘

王子尉仇台

案高驪傳云尉仇

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

續漢志曰大如雞子傷稼是時帝信讒無

司空陳褒免

陳忠傳曰褒以地震策免

陽陵園寢火

續漢志曰凡災發于先陵此太子將廢之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子以自翦則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

二年丹陽山崩

續漢志曰崩四十七所

三年告陳留太守

符瑞志曰賜臺長

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為詔書

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匹

符瑞志曰賜臺長帛十五匹收二

十匹疑臺長名收即霍收也案下文云尉半之蓋十匹也五十匹當作十五匹

北海王普

蔣杲曰案北海王普于二年薨此乃恭王翼嗣位未朝普當作翼

告祀二祖六宗注六宗云云

何焯曰六宗謂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穆宗也中興後孝元不復稱宗孝和穆宗之號至獻

帝時始省注誤

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潁川上言水連理

符瑞志曰甘露降左馮翊頻陽左馮翊衙



有木連理潁川定陵有木連理蓋左馮翊之衙縣潁川之定陵皆有木連理也如紀言則甘露降頻陽及衙矣此省文之訛

白鹿麒麟見陽翟

符瑞志曰白鹿見左馮翊麒麟見陽翟

庚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氏十五度氏為宿宮宮中宮也時上聽讒言廢太子

新豐

上言鳳皇集西界亭

符瑞志曰集新豐西界槐樹

琅邪言黃龍見諸縣

續漢志曰是時安帝

聽讒免太尉楊震震自殺又帝獨有一子以為太子信讒廢之是皇不中故有龍孽是時多用佞媚故以為瑞應

四年三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胃十二度隴西酒泉朔方各以狀上史官不覺

帝崩于乘輿云云

閭后與兄衛尉顯中常侍江京等共

隱匿不令羣臣知上崩遣司徒劉喜等分詣郊廟告天請命載入北宮庚午夕發喪明年張衡上封事曰方今道路流言僉曰孝安皇帝南巡路崩從駕左右行應之臣欲徵諸國王子

故不發喪衣車還宮偽遣大臣並禱請命是也

冬十月丙午越雋山崩

續漢志曰殺四百餘人丙午天子會日也是時閭太

后專政其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殺江京立順帝誅問后兄弟

贊秕我王度注秕穀不成也

晉語悼公言于諸大夫曰抑人

之有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韋昭云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秕也晉語又云軍無秕政韋昭云秕以穀喻也

附論

薛瑩贊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並

進閣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姦黨搖動  
儲副山陵未乾蕭牆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 帝紀第六

#### 順沖質帝

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

東觀記曰上幼有簡厚之質體有敦慈之性寬仁溫惠始入小學誦孝經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為宜奉大

統年六歲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受業尚書兼資敏達

譖太子乳母王男尉監邴吉殺之

續漢書曰帝為太子

四歲避疾嘗居阿母王聖新治乳母王男尉監邴吉以為犯土忌不可御與江京樊豐及聖二女永等相是非聖永等男吉皆物故

更徵立諸國王子

續漢書曰江京等徵濟北河間王子欲以為嗣

迎濟陰王子德陽殿西鍾下

太子既廢囚于請室程等就鍾下迎之也漢書

司馬遷傳云五伯囚于請室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

初高祖興

千漢中由子午道出散入秦定帝位後以子午塗路益難更隨園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埃

昌允艱明帝永平四年詔開斜鑿通石門中遭元二橋梁斷絕子谷復循延光末司隸校尉

健為武陽楊煥字孟文奏請廢子順帝從之自永

初褒斜斷絕至此凡十五年見楊孟文石門頌

以少府河南陶敦為司空

案陶氏家傳云敦為司空當朝正色 永建二年甲戌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翼九度許敬許氏譜曰敬字

鴻卿安帝時為光祿謝承書曰敬鄉吏有誣君者會于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袁宏紀曰敬值貴顯閭氏之盛

直道而進三家之敗多所染汙敬謗不及已 三年漢陽地陷裂續漢志曰是時順帝阿母宋娥及中常侍

張昉等 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袁宏紀乙未詔京師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飢夙夜祇懼奉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

災復興救此下民忠 四年正月丙子帝加元服開元禮義鑑曰漢順帝冠用舊衣新禮四加初加緇布進賢次

爵弁武弁次通天皆于高 戊戌詔以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云云太公六韜

祖廟以禮謁見世祖者 曰人主敢壞名山墜塞大川則歲多大水五穀不成前書賈禹上言曰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由此也 桂

陽太守文龔袁宏紀作龔五年京師及郡國十一蝗續漢志曰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

注陰城公主名賢得續書天文志作堅得伏候古今注曰五年夏六年繕起

太學述征記曰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費碑記曰建武二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于碑有太尉屬參

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荅制水經注載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紀事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

陽嘉元年海賊曾旌

續書天文志作曾於

妖賊章河

續書天文志作章何

望都蒲陰狼

殺女子九十七人

女子續志作童兒案東觀記詔云害加孕婦毒流未生當是殘食女子所孕兒也

注東觀記又

云為不祠北岳所致

案東觀記云中山相朱遂到官不出奉祠北岳詔曰災暴緣類符驗不虛政失厥中云云

注殘食孤

幼

案東觀記作孩幼

戊子客星出天苑

續漢志曰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郎顗傳曰閏十月十七日己丑也

庚

子恭陵百丈廡災

續漢志曰太尉李固以為舊儒所致陵之初造禍及枯骨現廣治之尤飾

二年貨人種糧

顏師古曰貨音吐戴反種五穀種也音之勇反

己亥京師地震

續漢志曰是時郡魏宋娥為山陽君

司空王龔免

本傳云以地震

策孔扶

扶為孔子十九世孫見闕里祖庭記

丁丑洛陽地陷

續漢志曰宣德門地坼長八十五丈近郊地

施延

魏文

帝甄表狀曰延清公潔白進士許國臨難不顧名著漢朝案延事并詳陳寵傳注四年延免官注東觀記曰以選舉貪汙策罷則陳寵傳注仍載及甄表狀似非實錄故范史無傳

三年考竟

劉熙釋名曰獄死曰考竟考得其情竟其命于獄也

司空孔扶免

魯國先賢傳曰孔氏仲淵為司空以地震免案紀志

三年無地震事或史闕文也

四年丁亥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角五度史官不見零陵以聞

永和元年日

變方遠

遠方皆言日變故云方遠言災異之深也

登雲臺

何焯曰此雲臺也緣近下避火雲臺而誤雍本同

秋七月偃師

蝗續漢志曰以去年冬鳥桓寇沙南用衆征之二年廣漢屬國都尉續漢志曰廣漢屬國都尉故北

國都尉別郭虔袁宏紀三年吳郡丞羊珍反續書天文志曰吳郡太守行丞

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劉壽長沙耆舊傳曰壽常夢乘通攻太守府太守王衡距守吏民格殺珍等十一二月

戊戌朔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須女十一度史官不見會稽以閏戊子太白犯熒惑續漢志曰

太白晝見戊子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太白者將軍之官四年濟北惠王壽子

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續漢志曰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

安傳作五年己丑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東井三十三度東井三輔宿又近

六年且凍羌胡三省曰射姑山案續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胡三省曰射音夜二月丁巳有

星孛于營室續漢志曰營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星

有大喪後武都太守趙冲應奉及西羌傳皆作武威胡三省案傳云詔冲督河西

四年帝崩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天山注東觀記云云案南匈奴傳鞏唐羌寇北

地通鑑考異曰西辛亥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在尾十一度尾主後宮漢安

元年句龍吾斯

胡三省曰句古侯反

二年擊燒當羌於參繇

胡三省曰當當作何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熒惑犯鎮星

續漢志曰熒惑犯鎮星為大人忌明年帝崩

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南

單于

袁宏紀在元年六月胡三省曰自永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通通殺單于什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

建康元年南匈奴左

部

胡三省曰左部即匈奴之黨

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

勝撫傳曰九江太守鄧顯討之案此則馮赦當作馮緄袁宏紀作馮放亦誤

聚反亂屯據歷陽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

離幽放注離

遭也

信廿三年左傳叔詹論晉公子重耳曰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乎

無忘在外之憂

如管仲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是也

倣倣

昭六年左傳曰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倣倣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倣矣行我而已焉用效人之倣詩曰我胥效矣故云倣倣之多

丁丑以太

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應劭漢官儀載冲帝冊書曰舊

舅氏輔翼股肱三公國之柄幹朝廷所取以成斷金太尉趙峻二世尊典樞衡有匪石不貳之心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苗裔忠正不同有史魚之風今以峻為太傅固為太尉與大將軍

冀兼參錄尚書事

永嘉元年

袁宏紀作元嘉何焯曰宋史慶長以卬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嘉定為永嘉之誤案左雄傳中有迄于永嘉祭遷清平

之文則永嘉者永嘉之誤也

年八歲

東觀記曰帝年八歲茂質純淑好學尊師有聞于郡國

九江賊馬勉稱黃帝

黃二作皇

案際撫傳魁稱皇帝在建康元年又案丹陽太守江漢謝承書曰江漢字子南遷黃與皇古字通見帝堯碑及靈臺碑陰

余來等劫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段略良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鈞鑊刀盾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亟戰失利遂見巢獲孝順嘉其功賜以綬佩

一切任出以須立秋任出謂責保出憲陵次恭陵秦帝紀延光四年十一月己卯葬少帝以諸王

禮侯瑾皇德傳曰北鄉侯未即帝位不成君以王禮葬惠學士曰順帝之前唯少帝而云憲陵次恭陵恭陵豈少帝陵耶帝無諡焉得稱陵棟案蔡邕獨斷曰少帝未踰年而崩不入廟以陵為廟者三殤帝康陵冲帝中郎將趙序滕撫傳序坐畏懼不進詐增首級散還弄市與此異歷陽賊

懷陵質帝靜陵獨不及少帝也華孟自稱黑帝漢赤行故稱本初元年禁微應大此據洪範五行傳也傳曰孟春之月其禁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野民農時及其奸謀四姓小侯胡三省曰此時蓋以梁氏入四姓陰賈諸后族

所請禁微也應大者如木不曲直火不炎上是也

袁廢者未必得豫也棟案胡說非也明帝時止樊郭陰馬稱四姓小侯其後繼為后族者亦得稱小侯桓紀建和二年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帝則梁鄧不入四姓明矣虞延傳有小侯鄧衍州輔碑有小侯鄧衍在永平名牒胡三省曰名牒者書名于牒上庚戌太白

初已不在四姓之列此其證也

犯炭惑續漢志曰太白犯炭惑為逆謀玉堂前殿洛陽故宮名曰洛陽保阿傳南宮有玉堂前殿

十何焯曰傳土謂聽中

官得以養子世襲

帝紀第七

桓帝

注諡法曰克敵服遠曰桓

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孝桓皇帝以命將軍討強夷有桓桓烈烈之姿因諡為桓

父蠡吾

侯翼

依東觀記帝為翼長子

辛巳謁高廟光武廟

何焯曰光武廟上疑脫壬午二字

臧吏子孫

不得察舉

貢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也

建和元年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問是時梁太后攝政

郡國舉至孝

漢繁陽令碑陰有至孝渥漢書成則漢有至孝科也

大司農

杜喬為太尉

案喬傳喬由光祿勳遷太尉

乙未立皇后梁氏

通鑑考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以長歷

攷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此上脫八月二字棟案續漢志建和元年八月壬寅熒惑犯輿鬼質星則七月不應為戊中朔長歷誤也乙未後壬寅七日應在八月又二

十九日為九月之下卯也

國相謝暲

清河王傳云文等劫相謝暲重懷注曰帝紀謝作射蓋紀傳不同案此則重懷時帝紀謝本作射也三輔決錄云漢末大

鴻臚射咸本姓謝名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之為射氏名咸案此謝氏至漢末時始改射故吳時有射慈嵩在桓帝初不應先作射氏當從傳為正

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續漢志曰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辰不見

張歆

歆傳武人見魏志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救天下云云己亥詔曰

何焯曰若以甲子下救則己亥歸政當在

二月疑日有誤

元嘉元年光祿勳吳雄

雄字季高河南原武人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

二年庚辰日

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翼四度史官不見廣陵以閏翼主倡祭時上好樂過

永興元年郡國三十二蝗

續漢

志曰是時梁冀秉政無謀慈苟貪權作虐

房植

植字伯武清河人魏明帝甄表狀曰植少履清苦孝友忠正歷位州郡政成化行既登三事請著褒服雖季文相魯吳嬰在齊

清風高節不是過也

二年詔曰比者星辰繆越

案續漢志閏月丁酉太白晝見

申明舊令如永

平故事

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也袁宏紀曰永平十二年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申明舊事整車服

丁卯朔日有食

之

續漢志曰在角五度角鄰宿也十一月泰山盜賊起于天文屬鄰也

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

張奐傳曰南匈奴

奴左渠毌臺書且渠伯德等叛也

三年庚辰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七星二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

冬十一

月司徒尹頌薨

考異曰袁紀在六月

太常北海孫朗

趙明誠案漢三公名朗北海高密人

延熹元

年甲戌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柳七度京師宿也

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

胡三省曰此上

林苑在洛陽西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雁門

鮮卑傳曰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

秋七月初造顯

陽苑

蔡邕集曰起顯陽苑于城西人徒凍飢不得其命者甚衆

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續司空孫朗

下獄

黃瓊傳曰廣續朗皆坐阿附梁冀免廢也

大鴻臚梁國盛允爲司空注允字伯代寄

允碑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

初置祕書監官

東觀記曰掌古今文字考合異同皇甫規與張奐皆曰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

三年漢

中山崩

續漢志曰是時上寵志中常侍單超等

太山賊叔孫無忌云云宗資討破之具事

武陵蠻寇江陵云云

考輿曰事在五

五年中藏府丞祿署火五

行志

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

續漢志曰肅坐蠻夷賊攻益郡縣取財物一億已上入府取銅虎符肅背敎走不救城郭奔市也

京兆虎牙都尉宗謙

續漢志作宋謙

七年五月己丑京師雨雹

續漢志曰是時鄧后

僭侈驕恣專幸明年廢以憂死其家皆誅也

八年丙申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十三度營室之中女主象也其二月鄧皇后

坐醢上送暴室自殺家屬被誅也

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黃龍亦南宮殿

名見字衍後

罷太山都尉官注永壽元年置

顧炎武曰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蓋卒後

人妄增也四年官遂廢矣然泰山都尉實不始于永壽光武時曾置之見文苑傳

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

天文志曰荊州刺史芝交阯刺

史葛祇皆為賊所拘略

桂陽太守任盾

任字伯嗣南郡緇人也見成臯令任君碑

初令郡國有田者畝

斂稅錢

胡三省曰宦者傳張讓等說帝斂天下田畝稅十錢非此時事也蓋漢法田租三十稅一而計畝斂錢則自此始

使中常侍管

霸之苦縣祠老子

孔氏譜曰桓帝位老子廟于苦縣之賴鄉蓋孔子像于壁孔時為陳相立孔子碑于像前今見存老子銘曰建熹八年八月甲

子皇上尚德宏道含閭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輿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演而銘之云云洪适曰水經注載蒙城王子喬碑亦云延熹

八年八月帝遣使致祠國相王璋乃紀銘遺烈蓋威宗方脩神仙之事故一時郡國競作銘表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

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聞谷永以為王朝尊者惡之其明年宮車晏駕

南陽太守成瑨

瑨車騎將軍馮緄碑作晉

太

原太守劉質

質馮緄碑及天文志襄楷傳皆作瓊

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

考異曰案續漢

志係延熹七年事紀誤

永康元年五月丙申

志作丙午

京師及上黨地裂

續漢志曰從陽高平

永壽亭上黨注氏地

王子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輿鬼一度備說王子淳水日而陽不克將有水害其八月六州大水勃海盜賊

注

語遂行人間郡欲以為美故上言之

通鑑曰郡吏傅堅諫曰此走卒戲耳太守不聽

西河言

白兔見

案符瑞志當作白雉

飾芳林而考濯龍之宮注芳林謂兩旁樹木

蘭也

東京賦云濯龍芳林九谷八溪注云洛陽圖經曰濯龍池名故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如雷芳林苑名

附論

薛瑩贊曰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滛暴封殖宦  
豎羣妖滿側姦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逮至  
靈帝遂傾四海豈不痛哉左傳曰國于天地有與立焉不數  
世滛不能弊也信矣

後漢書補注卷第三

後漢書補注卷第四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帝紀第八

靈帝

建寧元年庚子卽皇帝位年十二

通鑑考異曰袁紀初立爲嗣詔書云年十有二建寧二年誅黨人時云年十四

袁紀是也棟案魚豢典略曰建寧二年帝時年十三歲宦官用事排疾士人與范滂等

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竇武及

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應劭漢官儀載冊書曰故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博德允元五世從政今以蕃爲太傅

與廣參錄尚書事

逢義山注山在今原州高平縣

漢之高平唐之年高縣當作平高

九月丁亥

考異曰按長歷是年九月乙巳朔無丁亥當從袁紀作辛亥

二年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

續漢志曰拔郊道樹十圍

以上百餘株

太僕長沙劉翳爲司空

風俗通曰司隸劉翳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

丹陽山越賊

胡三

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險不納王租故曰山越

庚子晦

續漢志云戊戌晦

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右扶風以聞

太僕郭

禧為太尉注字公房扶溝人也趙明誠曰郭氏世為陽翟人自躬以下皆葬陽翟其墓尚存今太尉郭禧碑缺處猶

有陳留扶溝字疑禧寓居是邑其卒也返葬故鄉注遂以為扶溝人恐誤洪适曰案郭禧碑既云扶溝墓門應劭漢官儀又云孝靈太尉扶溝郭禧郭曼碑云禧之子五原守鴻

泰極歸葬舊郡則三年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續漢志曰梁相以問太尉郭禧罷

史注初不誤也案後碑禧罷為大中大夫卒于光和二年八月大鴻臚橋元為司空東鼎銘曰八月丁丑烏許異物志曰烏許

者南夷別名也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四年三月太尉聞人襲免案蔡

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之者則仇而食之官典職儀載建寧四年七月立宋皇后儀稱太尉親持節奉璽綬襲于三月罷不應太

七月尚與立后之事何焯云蔡氏所載是詔書不應有誤當是本紀所書拜罷未審也太

僕李咸蔡邕李公碑曰咸孝和皇帝時為尚書歷僕射令司空橋元為司徒中

銘曰三月丁丑太常來豔為司空華嶠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發徒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五月河東地裂

續漢志曰十二處裂合長十里百七十步廣者三千餘步深不見底山水暴出續漢志曰漂壞廬舍五百餘家癸丑立貴人宋氏

為皇后何焯曰案禮儀志載蔡質所記立后儀下詔之日非癸丑乃乙未太尉奉璽授者乃閭人襲非李咸疑范氏誤太常宗俱為司

空姓苑載南陽安眾宗氏云後漢五官中郎將伯伯子司隸校尉河內太守均均族兄

遼東太守京京子司隸校尉意孫司空俱司空宗俱碑云祖父司隸校尉父長沙太守

公以察孝為城門侯歷郎中議郎五官中郎將越  
騎校尉汝南太守少府令僕太常遂拜司空也 熹平元年會稽人許生云云

注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

日許生吳志作許昌許昭作許詔棟案天文志  
及臧洪傳皆作許生晉諱昭故作詔當從本紀 丹陽太守陳寅 寅通鑑同

年太尉李咸免 李公碑云公遷台司徒太尉功遂身退以疾自  
遜求歸田里告老致仕七十有六熹平四年免 陳相師遷注

云云 陳敬王傳中常侍王輔奏前相魏情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國相師遷誣告其王  
皆誅死注當云沛相魏惜坐前為丞相時無輔道之功所為不端陳相師遷坐誣

問國王並下獄死范史治盤  
舊史行沛相而脫陳相也 太常潁川唐珍 案世系珍四世祖尚書令林王莽封建德  
侯生蔚國除徙居潁川生武威長惠惠生

侍御史責責生珍續漢  
書曰珍中常侍唐衡弟 癸酉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虛二度是時  
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專權 三年中山

王暢薨無子國除 本傳云暢薨子節  
王稚嗣無子國除 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

于太學門外 羊頭山記曰學堂洛陽南陽關門外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  
碑凡四十八枚西尚書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禮記五碑東論語三碑有

諫議大夫馮日碑議郎蔡邕名水經注光初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東  
側蔡邕自書丹于碑間若璆曰案洪氏錄釋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初年也余  
故以杜甫詩苦縣光初  
尚骨立光初指石經言 五年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注東觀記曰使



中郎將堂谿典請雨因上言改之名為嵩高山

堂谿典嵩高山關銘曰中郎將堂谿典伯并

平四年來請雨嵩高廟起明誠曰漢史云五年誤也

沛國言黃龍見譙

光祿大夫喬元問太史令單颺曰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

十年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徵也

六年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

棟案謝承書及續漢志皆云光

和元年事疑紀誤也

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

何焯曰以小民而冒宣陵孝子之號此帝系將降為庶人之兆也

衛

尉陳球

球後碑曰乃遷衛尉遂作司空案球傳不載其由衛尉遷司空也

癸丑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趙相以問

司空陳

球免

本傳云以

太常河南孟餗

何焯曰蜀志孟光傳注引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餗之弟棟案郁當作餗郁字敬遠河南偃師人桓

帝永嘉初為濟陰太守更練釋蜀志誤以郁為餗也

光和元年光祿勳陳國袁滂

滂為梁相良之孫良字厚卿扶樂人少子璋為

者生涉夷宏紀曰滂字公紀關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太常常山張顥

何焯曰續

漢書云張顥中常侍張奉弟

司空來豔薨

袁宏紀云豔以久病罷去薨也

丙子晦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箕四度箕為

後宮口舌是月上驤譚廢宋后

太尉陳球免

本傳云以京師馬生人案續漢志司徒長史馮巡馬所生也

初開西

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

公千萬卿五百萬

桓範世論曰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錢積如屋封塗漆書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與官于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

樊陵司徒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頻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况于劉焉唐珍張顥之黨乎

年三月司徒袁滂免

袁宏紀云二月丁巳免

大鴻臚劉郃為司徒

袁宏紀作劉劭誤案

卸漁陽泉州人先為濟陰太守見帝堯碑續漢志曰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中侯覽畏其親近逼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効乃拔用其弟劭致位司徒也

太常張

濟濟為張繡曾孫見補傳

注上祿長和浮

燕錮傳作和海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續漢志

雒陽上西門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背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弃之自此之後朝廷驚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

三年詔公卿舉能通

尚書

顧炎武曰尚書上脫古文二字

表是地震涌水出

續漢志曰自三年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動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

皆頓縣易處更築城郭氏與是古字通

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為皇后

袁紀在十一月

四年

領受郡國調馬註調謂徵發也

何焯曰調馬謂調良之馬猶言過馬也注謂徵發似誤

河南言鳳

凰見新城

續漢志曰此羽孽也沈約曰五色大鳥見新城民皆謂之鳳凰

衛尉許儼

應劭漢官儀載三公云孝靈帝時有吳郡陽羨許儼季秋許

劭撰太尉碑言儼自司農遷衛尉也袁宏紀作許郁案載諫議大夫荆之孫也荆在循吏傳

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

袁宏紀曰

三年閏月楊賜久病罷十月陳耽為司徒考與以為誤置  
閏于去年案長歷此年閏十月以紀考之閏九月為是  
五年太尉許臧罷臧宏紀曰臧坐

辟召錯  
十二月還幸太學魚豢與略曰帝幸太學自就碑作賦  
六年冬東海東萊琅邪井

中水厚尺餘大有年  
考異曰案今年夏大旱縱使秋成亦不得為大有年史雖書之非實也棟案北堂書鈔引續漢書所載與范書同  
中

平元年三十六萬  
萬袁宏紀作坊今作萬疑万字之誤何焯曰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自訛寫為方復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棟案何

曼景福殿賦云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為之名秩李善云  
置

八關都尉官  
水經注曰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惣其統目有八關之名矣李吉甫曰八關故城在鞏安縣東北三十里  
波才胡三省案姓

云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為  
張鈞戴紀作均  
南陽太守秦頡水經注曰頡郡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守智囊齒襄陽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注續漢志云云  
續漢志曰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

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注所  
巴郡妖巫張修考異曰裴松之以為張修應是張衡案張衡傳祖父陵父衡皆

為五斗米道循死善復行之劉焉司馬張  
二年太僕河南張延延河內人誤作河南也  
光祿

大夫許相為司空  
延熹六年衛尉賴川許栩為司徒汝南先賢傳曰許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削削門承風而驅官以賄

成惟勛不過其門棟案勛本傳云勛從祖敬敏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諳事宦官故自致台司敕遣詣勛勛終不候之相平與人與勛同里必許相之誤也三年

天祿蝦蟆

前書西域傳曰鳥弋國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祿兩角者或為辟邪

又鑄四出文

錢

獻帝春秋曰靈帝作錢猶五銖兩有四道連于邊輪識者以為妖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于四方乎還如其言

四年沛國丁宮

宮亮為蒼梧太守見吳志士燮傳

注劉艾紀曰上西門外劉蒼云云

此中平元年六月壬申事注誤引也

遼東

太守楊終

水經注作陽紘

零陵人觀鵠

吳志曰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與此異也

大司農曹嵩為太

尉

華嶠書曰嵩時賂中官及輪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是歲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

五百萬

何焯曰光和元年已賣關內侯此則并傳世也

郭大

大本作秦范氏以家諱改也

五年白波谷

薛瑩漢書亦言郭太起于

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波鎮西河在洛陽北千二百里通鑑據朱白續通典以為在河南河清縣者非

益州黃巾馬相攻殺刺史

郝儉自稱天子

華陽國志曰涼州黃巾逆賊馬相趙祗等聚眾綿竹殺縣令李升募疾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遣王饒趙播等進攻雒城殺刺

史儉并下蜀郡健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案蜀志儉河南偃師人郝正之祖父也

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

華陽國志曰郃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健為之青衣率吏民攻相破滅之州界清淨

郡國七大水

案袁山松書山陽梁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七郡也

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案匈奴傳六年帝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

中郎將孟

益

水經注作孟益

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于平樂觀

華嶠書曰帝于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

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秘戲以示遠人薛綜東京賦注曰平樂觀名也為土場于上以作樂使遠觀之謂之平樂觀在城西也

石門

水經注曰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之

六年夏

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其月浹辰宮車晏駕

幽州牧劉虞為太尉

哀安紀曰三月

己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

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

考異曰張璠漢紀曰年十四

小平津

御覽引郡國志

日陝州平陸縣小平津張讓劫獻帝處南岸有勾陳臺

注河南中部掾

胡三省曰漢官儀諸郡置五部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

中部北到河上

案御覽引獻帝春秋曰北曉到河上注脫曉字復誤北為北也

露車

胡三省曰露車者上無帟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董卓自為司空

續漢書曰卓住兵屯陽苑使者就拜司空

然則靈帝之為靈也優哉

左氏傳

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附論

薛瑩贊曰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  
無嗣母后稱制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  
紹皇統不恤宗緒不祗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  
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自公侯卿士降于卑隸遷官襲級  
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推仆忠賢佞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  
智退而窮處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姦邪蠱起法防墜壞夷狄  
並侵盜賊糜沸小者吞城邑大者連州郡編戶擾動人人思  
亂一作天下思亂當斯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卽世則禍尋其後官  
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  
條豈不痛哉

帝紀第九

獻帝

靈帝中子

續漢志曰靈帝少子

董卓為相國

何焯曰為相國上脫一自字

初平元年三月乙

巳車駕入長安

獻帝宗廟祝辭云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丁巳至于長安案下文云巳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巳酉在丁巳前袁宏紀又作

巳巳未知孰是

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

此戊午上脫四月二字

幸未央宮

袁山松書曰時長安遭赤眉亂宮室

靈焚惟有高廟遂居之通鑑曰居京兆府舍

南陽太守張咨

英雄記曰咨字子儀潁川人亦知名

二年董卓將胡軫

英雄記曰軫字文才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考異曰案是年正月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

太僕

魯旭

魯恭傳旭魯謙子

殺司徒王允皆滅其族

張璠漢記曰僞誅允及妻子十餘人

四年甲寅朔

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營室四度是時李傕郭汜專政

丁卯大赦天下

袁宏紀曰五月丁卯

下邳賊闕

宣自稱天子

顧炎武曰據文書代漢者當塗高當塗而高者關也故關宣自稱天子孫備曰關姓出下邳漢有荊州刺史關羽

侍御史

裴茂

茂字巨光河東聞喜人裴潛之父也案世系云墩煌太守裴遵自雲中從先武平隨蜀徙居河東安邑安應之際徙聞喜曾孫瞻并州刺史度遼將軍生子茂也孫

恂曰裴伯益之後封于豳鄉因以爲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至墩煌太守裴遵始自雲中徙居河東

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獻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熒女東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長七八尺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長六七寸小者六七枚隨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聲如雷望之如火入照地是結童入學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藥伍戶之興平元年帝

加元服時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馬見禮儀志注也侍御史侯汶汶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宗俱碑陰二年春

正月癸丑大赦天下考異曰袁紀作癸酉案長矢及御前蔡邕獨斷曰天子所在曰御前

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于東澗獻帝春秋曰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鰲

庚午乘輿到宏農董卓傳曰大戰于宏農東澗也光祿勳鄧泉何焯曰五行志作鄧衛尉士孫瑞

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步兵校尉魏桀桀桂陽人先為破敵都尉見續漢書王申幸曹陽曹陽

築扶風人又見王允傳注曰曹陽亭也在宏農東十二里杜露次田中王幼學曰露次言露室也少府

佑曰陝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周禮掌次注次謂帳也田芬五行志乙亥幸安邑獻帝春秋曰乘輿到安邑使侍中史詩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以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馬諸

見略者皆詣安邑詩音直里切建安元年趙忠宅獻帝春秋幸南宮楊安殿獻帝春秋

揚慈治宮室名曰揚安殿臺崇注山陽公載記曰臺字作壺董卓傳注引袁宏紀亦作壺崇案孫兩廣類臺



姓下云漢有侍中臺崇徒哀切又十六國春秋曰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  
臺產字國初上洛人漢侍中臺崇之後作臺者非

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何焯曰輔國將軍非封號而四年又書衛將軍  
董承明董承下為字衍也觀董承傳可見據案

伏后紀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又云皇女華適不其侯庚申遷都許  
王應麟曰

輔國將軍伏完紀言承完皆封列侯為字後人妄加耳漢縣令郡守尚書  
魏略曰茂靈帝時

縣本許國魏文帝改曰許昌春秋佐助期曰漢三年謁者裴茂  
歷縣令郡守尚書

以許昌失天下鄭元曰魏承漢歷改名許昌也四年置尚書左右僕射  
應劭漢官儀曰

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僞有五年春

功封列侯也世系曰茂封陽吉平侯營姓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部禁清作營也營金傾切

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晉志曰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風俗通曰

營姓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漢有京兆尹營部禁清作營也營金傾切

正月車騎將軍董承云云受密詔誅曹操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  
劉備謀兵發而備出承

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催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否耳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  
又少承曰軍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耶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  
韓讓耶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七年越雋男子化為女子續漢志曰時周舉士言哀  
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

也八年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注掌佐丞相漢名臣奏張禹奏曰案  
今丞相奏事司直持案

長史持簿檢案其時司直謝承曰幹字元才才  
志公選文武秀出

章督中都官不屬司徒也

十一年高幹謝承曰幹字元才才  
志公選文武秀出

武威太守張

猛魚豢典略曰猛字叔威與少子也

十三年司徒趙溫免

考異曰獻帝起居注曰十五年案是年罷三公不至十五年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續漢志曰在尾十二度

十七年馬超破涼州殺刺

史韋康

三國志注曰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為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十

八年復禹貢九州

胡三省曰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涼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焉又以司州之宏

農河南入豫州交州併入荊州則省司涼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曹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

二十五年冬十月

乙卯皇帝遜位

魏受禪碑作十月辛未受禪于漢歐陽修曰據裴松之注魏志漢實以十月乙卯策詔魏王使張楷奉璽綬而魏王辭讓往返三四

而後受也又據侍中劉廙奏問太史令許芝今月十七日乙未可治壇墠又據尚書桓階等奏云輒下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蓋自十七日乙未至二十九日

正得辛未以此據之漢魏二紀皆謬而獨此碑為是也紀乙卯遜位者書其初命而略其往返辭讓遂失實耳

夏五月大雨水

續漢志為六月

獻帝起居注為七月也

負而趨注莊子云云

司馬彪曰舟水物山陸居者藏之壑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

附論

袁山松曰獻帝崎嶇危亂之間飄薄萬里之衢萍流蓬轉嶮

咀備經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觀其天性慈愛弱而神惠若輔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于勤王終至滔天遂力制羣雄負鼎而趨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迴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操因堯舜而竊國所乘不同其盜賊之身一也善乎莊生之言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之門仁義在焉信矣

後漢書補注卷第四

後漢書補注卷第五

蘇州府元和縣學生員惠棟撰

后紀第十上

案范史大要本華嶠漢後書先是東觀漢紀依班固之例作外戚傳嶠以為皇后配天作台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其後王隱撰晉書亦從華嶠之例范書因之何君焯以為東京皇后臨朝者六范氏作皇后紀合史家之變為得其實此臆說也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章德竇皇后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世婦主喪祭賓客

王昭禹曰執箕箒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子天子備洒掃婦之事人有廣祀之義故謂之世婦

采女

風俗通曰

采女案采者擇也

遂忘淄蠹

淄文選作澗

貪孩童以久其政

周章傳曰鄧太后以皇子勝痢不可奉承宗廟貪穢

帝孩抱養為己子故言之

抑明賢以專其威

明賢謂清河王蒜也

其以恩私追尊以下

劉良

注云追尊謂生非經奉永宗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封况綿

蠻侯

案表紀及水經注蠻當作葛綿葛屬真定國

况恭謙下士頗得聲譽

東觀記曰况恭儉謙遜遵奉法度不敢一奢王

子年拾遺記曰况雖居富勢閉門優游未曾干世事為一時之智也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拾遺記曰况累金數億家傳四百餘人以黃金

為器間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穴陰皇后孫愐案風俗通曰管脩自齊適楚為陰大夫其

後氏注有陰子公者生子方子方宣帝時人見陰興傳遂納后于宛當成里覽

引郡國志曰鄧州皇后城即迎陰后處城西張平子讀書臺令侍中傅俊迎后水經注曰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宗

正吉吉劉吉也韋昭國語注曰漢宗正用諸劉是也明帝性孝愛追慕無已東觀記曰上長思遠慕至踰年適率諸侯王公

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令易脂澤裝具胡三省曰沈約云漢因秦上陵皆有寢廟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蘭夫人案清河王傳夫人母為宋揚之姑也太夫人令筮之東觀記曰至卜者家為卦問咎巢所在卜者卦定釋書仰天嘆問之

卜者乃曰此女雖年少後必將貴還為帝妃不可言也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案續漢書建武二十八年也有司奏立

長秋宮續漢書曰有司奏立長秋宮以率八妾八妾者案劉向洪範五行傳曰御廩夫人八妾所養米之藏以奉宗廟者也師古註云一娶九女正嫡一餘者妾

也故云八妾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續漢書曰誦易經習詩論春秋

略記大義讀楚辭尤善賦頌疾其浮華聽論輒摘其要讀光武紀至有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鳴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常衣大練

裙不加緣

續漢書曰身衣大帛御者禿裙不緣

望見后袍衣疏麤

續漢書曰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裙極麤疏云云

是家志不好樂

是家志云是人也王常傳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與此同

是以游娛之事希嘗從焉

東觀記曰后不喜出入遊觀希嘗臨御恩望續漢書作恩隔

夜起彷徨為思所納

續漢書曰上惻然感悟于是夜起彷徨思所納非臣下所

得及公卿較議難平者

胡三省曰平決也難平難決者也王幼學曰平音病平其不平曰平

未嘗以家私

干故寵敬日隆

故舊本作欲李氏改作故續漢書曰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干朝廷也

尊后曰皇太后

續漢書曰

書曰太后下詔告三輔二千石無得令馬氏婚親因權屬託奸亂吏治犯者正法以聞

自撰顯宗起居注

案抱朴子前漢時有禁中起居

注荀悅申鑒最凡二十一首其十九曰復內注記則漢起居應在宮中為女史之任也

削去兄防參醫藥事

續漢書曰明帝體不

安召黃門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

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續漢書曰車如流水馬如龍無游字

綠襦注襦臂

衣今之臂襦

胡三省曰案字書臂襦之襦旁從革此所謂綠襦綠單衣也下文言領袖正白則為單衣之襦而非臂襦之襦明矣

思令兩

善

胡三省曰兩善謂國家無過而外戚亦以安全也

謙謙之名

通鑑作謙讓

今馬氏無功于國

東觀記太后曰

吾自念親屬皆無柱石之功俗語曰時無赫燒黃土

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

資

胡三省曰自西都以來皇后家祀其父母太官供具御府令掌中衣服及補辦之屬飲食則太官主之此言衣食皆資于御府概言之也

夫至孝之

行安親為上

李善曰論語摘輔像曰曾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胡三省曰楊子曰孝莫大于寧親寧親莫大于得四表之驩心

匈中氣

玉篇曰胸膈也亦作匈

慙見陵園遂不行

東觀記曰后素謹慎小感輒自責如平生事舅姑時

初太夫人葬

起墳微高

案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賞以財位

何焯云位字疑

於是內外從化

被服如一

東觀記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正德王主諸室莫敢犯禁時廣平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較鞍皆純黑無金銀綵飾馬不踰六尺于是以

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于是施親戚被服自此始

年四十餘

案建武二十八年后年十三入太

策書加

貴人王赤綬

建初四年八月甲午詔曰貴人者奉侍先帝勛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皆定晨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

宮中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詔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

諸史竝闕後事故不知

所終

帝王世紀曰章帝母姓祕不出號其墓曰長信家蔡邕集曰中水侯弟伏波將軍女在淑媛作合孝明誕主孝章蓋當時臣子不敢斥言章帝為貴人所生以未受尊

也

息耗倉頡篇曰耗消也仲舒對策曰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

梁貴

人姊嫀

嫀衰紀作憑

俱葬西陵

胡三省曰西陵蓋以其地在敬陵之西故稱西陵猶渭水后在霸陵南因謂之南陵也

識之

曾孫

袁宏紀曰后祖父永明帝時為侍中親幸左右父綱為屯騎校尉

亭部

說文曰墳徒隸所居一曰女牢一曰事部靈帝紀熹平五年使侍御史行詔獄

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是則輕罪居亭部也

父訓護羌校尉

續漢書曰訓有五男三文長臨次京惺宏閭女燕次綏綏即后也次容燕早卒

有子女娥甫在襁褓時后年十二傷娥早孤養視撫育慈恩深至

誤傷后額

東觀記曰雖痛忍不言一額盡傷

六歲能史書

東觀記曰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輒與詳議

袁宏紀曰訓問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于后

訓曰我不是女也雖小請兒無及者必益于我家是以奇之

后嘗夢捫天云云

若有鍾乳狀

東觀記曰滑如磬磬有若鍾乳

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

周宣

夢書曰昔聖帝明皇之時神氣昭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天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喏東觀記作祗荀卿子曰伏而喏天注喏與祗同喏亦作括用舌食也

注相

者待詔相工蘇文

御覽引續漢書云相者待詔相工蘇太

使脩石曰河

何焯曰使脩當作罷脩棟案脩本治字罷治石

曰河為不辭矣袁紀曰治石曰河甚有方法數千人蓋訓先治之後知其難成而復罷之也

常克已以下之

馬融論語注曰克已約身也

皆

加恩借

胡三省曰既有以恩之又假借以辭也

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

幸私通鑑作私幸

數選進

才人

胡三省曰西漢宮中爵號無才人蓋東都所置也

因詐言屬有使來

胡三省曰屬之欲反會也

太后念



欲考問必有不辜

胡三省曰考問則下之獄辭所連及必有無辜而被逮者

共枉吉成以巫蠱事

漢律

日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王制曰執左道鄭氏曰若今巫蠱袁宏紀曰成御者志恨成乃為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

靡麗難成之物

方言曰東齊言

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曰靡細好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

太后勅止曰殺省珍費

曰字誤當作日

至有

濁亂奉公

胡三省曰言其挾勢恣橫奉公之吏為所濁亂也高誘曰濁亂也

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續漢書曰后姓謙慎兄弟中外皆先帝所寵自攝政之後內檢左右外抑宗族

永平元年

依安帝紀乃永初元年事平當作初

親幸洛陽

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云云

東觀記曰太后稱制永初二年三月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幸洛陽省獄舉冤囚杜

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困便與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言太后察覺之即呼還問狀遂信即時收令下獄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羸困

輿見

東觀記作便輿見便當作便郭璞注三倉曰便輿土器說文便竹輿也

具得枉實

胡三省曰得其見枉之實也

太后體

不安云云不得妄生不祥之言

東觀記又云左右咸流涕歎太后臨大病不自顧而念兆民後病瘳豈非天地之應與

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

續漢書曰后自入宮遂博覽五經傳記圖讖內事風角占候老子孟子禮

記法言不觀浮華中韓之書

讎校傳記

劉向別錄曰讎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故曰讎書

憂哀毀損事加於

常東觀記曰東漢骨立不能自勝贈以長公主赤綬案劉歆與姓婦女以恩與皇帝交獻

親薦成禮而還袁宏紀曰五年冬謝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永平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前務遵經典

使公卿博士議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于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奉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會曰宜如珍言棟案母子交獻古無是禮故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也

鬱養彊孰胡氏辨誤曰鬱養彊孰者言物非其時未及成熟為土室蓄火其下使土氣蒸暖鬱而養之彊使先時成熟也彊音

其兩反漢之舊典世有注紀藝文志曰漢著紀百九十卷五行志曰凡漢著記久不察除之語荀悅有復內外注記之說云先帝故事有起居日用動靜之節必審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建光之後王柄注

太后建光之中崩何焯曰后崩在未改元之前注云中者誤建光紀元亦不及經載也

后紀第十下

安思閭皇后 順烈梁皇后 孝崇匱皇后

懿獻梁皇后 孝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孝靈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今晏駕道次

胡三省曰道次猶言路次也

驅馳還宮

胡三省曰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

北鄉侯病不

解

胡三省曰解散也言病纏于身而不散也

簡所置

胡三省曰簡擇也置立也

明年太后崩

案周傳永建元年正月帝朝太后于東

宮從李卻之請也

親到瘞所更以禮殯

瘞於計反胡三省曰殯用皇后禮也

后生有光景之祥

續漢書曰后有光景之祥及長聰敬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

列女圖畫注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

畫其象

劉向七略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故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著福禍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

相工茅通

東觀記曰相工茅通見

日角偃月

戰國策曰司馬喜云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也

太史卜兆得壽房

藝文云龜書五十二卷沈氏曰古之下者有錄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東觀記作戴房

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

東京賦曰壽安永寧薛韓曰殿以休令為名美時君之德在應門之內也東觀記曰是時自冬至春不雨立后之日嘉澍沾暉

故榮寵不及焉

舊曰梁冀欲專權令帝母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無他寵

小黃門趙祐

祐北海人與于穉等五人爭威權稱為清中官者傳議郎

卑整

卑整罷門人案孫愔引胡太傅碑亦作卑整蔡邕集及袁紀皆作卑整作畢字者誤也

註卑謹

前書古今人表鄭卑謹師古曰卑音賄也音甚

今論語左傳皆從俗作尊后為孝崇皇后桓帝詔曰博園區貴人覆高明之懿德

報之德詩所感歎今宮曰永樂胡三省曰續漢志云德陽前太常案禮儀漢雜事

以貴人為孝崇皇后宏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續漢書曰如孝注乘馬四匹馬也漢

事曰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纁穀璧以章典禮姚士璈曰建和元年六月漢

檢書志云漢高后制聘二百斤馬十二匹注以為四匹非也事曰六八月立為皇后漢雜事曰從兄會會天文宗族皆列校郎將

月庚子胡三省曰列校謂北軍五驅役從使胡三省曰驅役者要幸扶勢驅掠民人以供掖庭

校郎將即三署郎中郎將統等亦繫暴室案天文志時又有越騎校尉鄧鴻侍中監羽汝今斬張怙

汝兄耶尚書無逸篇為幻陸德明曰請竹求反馬融本作駒爾雅及詩作份同份

丁度曰李頤說狂屈份張似人而非也續漢書曰后憤恚后憂怖疾病暴崩

為曰汝欲怪大將軍邪勅驃騎斬大將軍頭來與此異也考異曰九州春秋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續漢書曰貴許永永字游光

曰太后憂懼自殺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人之從孫永字游光

庶幾以忠義致身未得蘇秦人之首而先賊勃海王惔桓帝母弟也處國  
受害何能復入秦對刀筆更進即棄而死

奉藩未嘗有過

史謂傳謂遷北軍中候是時勃海王惔素行險辟僭倣多不法弱懼其驕悍為亂乃上封事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惔竟坐逆謀貶為

嬰陶王蔡邕集亦云惔懷逆謀封嬰陶王洪迄案趙相劉衡碑云渤海王帝之家弟不遵憲典君以特選為郎中令如史所載則渤海死非其罪似作碑者附會時論辭有溢惡然賊宗紀延熹八年書渤海王惔謀反降為嬰陶王後二年復書則渤海亦非身端行治者孝靈之夢則齊謂家所志也陳案連靈之夢載在干寶搜神范氏撰方術傳多取材于干氏非實錄也

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注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

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

續漢書曰進父具死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案何進傳蹇碩與趙忠書曰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

太后及進之賈幸勝有力焉然則后由郭勝得入掖庭也

后遂酖殺美人

續漢書曰渴飲米粥遂暴死

祖父苞

袁宏紀曰苞治尚書

父章襲苞業居貧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即后也

歆就牽后

曹騰傳曰歆擢戶廢壁牽后出也

天不祚爾

續漢書作天不祚此照

祁祁皇嬪注案字書無嬪字

漢郭輔碑曰先生有四男三女高賢姁嬪富貴顯榮其季女文明潁川之夫人也戰國策鄭忌

妻曰公姁且麗則嬪即麗也

注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

依耿弇傳當作漢陽

長社公

主長社公主桓帝姊舞陽長公主

武梁祠堂畫像云蔡武陽則知隸法舞武字通也

適軼侯註軼

志作軼江夏郡有軼侯國王霸傳亦作軼

注完伏湛五世孫

何焯曰以伏皇后紀及湛傳參校注中五世五字誤當作七

列傳第一

劉元 劉盆子

平理諍訟

胡三省曰諍與爭同晉王沈釋時論闕耳勇敢于諍諍叶韻平聲棟案諍爭字通見唐扶頌

渠帥

孔安國曰渠大也

離鄉

聚

胡三省曰案郡國志新市侯國有離鄉聚緣林山則離鄉為聚名聚才愉反

注緣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

北也

李吉甫曰山在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歐陽志曰即當陽長坂也曹操追劉備而張飛拒之于此

註刺其驂乘

劉攽辨訛曰案

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棟案春秋宣二年傳曰使其驂乘謂之曰云云不必改作參

張卬

史紹釋文曰卬音魚央反

設壇場於

涓水上沙中

水經注曰涓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諸將立聖公子斯水之上胡三省云

建元

日更始元年

東觀記曰聖公號更始將軍自破甄阜等眾庶來降十餘萬諸將立劉氏南陽英雄皆歸望于伯升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素習聖公

因欲立之而朱鮪等立圉城南涓水上詣伯升呂植通禮經為謁者將立聖公為天子禮以示諸將馬武王匡以為王莽未滅不如且稱王張卬拔劍擊地曰稱天公尚可稱天子何謂不可于是諸將起與聖公至于圉所奉通天冠進聖

公于是聖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為更始元年

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

成國上公云云餘皆九卿將軍

胡三省曰匡鳳皆位上公而加定國成國美號也九卿將軍職為九卿各帶將軍之

號仍王莽之制也

前鍾武侯劉望

前書作劉聖胡三省曰案王子侯表鍾武侯侯度長沙定王之孫成帝元延二年侯則紹封其後不見或者望

乃則之子歟鍾武在義陽郡界水經注師水過義陽郡城東

國將哀章

前書曰章廣漢梓潼

人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考異曰袁紀作袁章誤

丞相司直李松

胡三省曰李松通之從弟

九月東海人公

賓就斬王莽于漸臺

論衡曰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前書曰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

見吳問殺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間就識斬莽首持詣王憲東觀記曰杜虞殺莽于漸臺東海公賓就得其首傳詣宛封滑侯孫憚曰公賓復姓左傳魯有公賓庚奮威

大將軍劉信

胡三省曰信大司徒賜兄顯之子

俛首刮席不敢仰視

王幼學曰刮摩也正義曰言羞作而

俯首至于坐席劉子元曰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綠林名曰素侯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于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于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所刊為炎祚

太常將軍劉祉為定陶王

云云

胡三省曰祉春陵侯敞之子太宗也

驃騎大將軍朱佻

光武紀及通鑑皆作宗桃

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

通鑑曰朱鮪劉賜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

更始救請不從

東觀記曰趙萌以私事捧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縱之萌曰臣不受詔遂斬之捧才骨反

其所授

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東觀記曰更始在長安官爵多羣小里間語曰使兒居市決作者不

能得儲之市空返問何故曰今日時都尉注會日也由是四方不復信向京師三輔舊事曰更始遣將軍李松攻王莽居兒賈儼者皆從之屠兒杜虞手殺莽故其時所授官爵皆屠沽

也

張超請書衣賦曰成子馬脫厨門靈下何休公羊註曰炊烹者

安陵人

弓林

胡三省案姓譜云弓魯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弓子弓

共劫更始

袁紀曰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之

也侍中劉恭云云步從至高陵止傳舍

謝承書曰恭從獄中出參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揮呼解君載

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敗我弟又為赤眉所立憚使後車載之前行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遂相隨見更始

右輔都尉嚴本

前書有陽

琅邪海曲

十三州志曰海曲在琅邪開陽縣東北三十里

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

命

李吉甫曰今東海有呂母岡即舊集之所也樂史曰呂母固在東海縣北三十七里巨平山南嶺上高二里呂母還海中保此以為固遂號呂母固

琅邪人

樊崇起兵于莒

袁山松書及東觀記皆云天鳳五年事

自號三老

水經注曰徂徠山亦曰九嶷山

赤眉渠帥樊崇所保也

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

集覽曰識與誌同誌也別異也

廉丹戰死



王匡走

前書赤眉別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進擊之睢陽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綬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或

說崇云云乃解去

袁山松書曰莒人出練千匹以自贖乃散去

軍中常有齊巫

胡三省曰齊巫齊國之巫

祠城陽景王

沈約曰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為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

劉俠卿

袁山松書作仲卿下同

敝衣赭汗

王幼學曰赭汗面赤而流汗惶懼之意

齧折棄之

王幼學曰齧折以口嚼齧以手屈折

注東宮故事

拔劍擊柱

袁山松書曰赤眉諸將自言欲為某王欲得某官爭言號呼拔劍擊柱

更始將軍嚴春

前書有嚴春

乃遣劉恭乞降

宜陽故韓城東北三面峭絕劉盆子降光武處歐陽恣云

傭中佼佼

水經注作嫩嫩

## 列傳第二

王昌

劉永

張步

王閭

李憲

彭寵

盧芳

趙繆王子林

袁宏紀曰邯鄲劉胡子等假漢威勢殺亂吏民詐以下者王郎為成帝子云云林葦字胡子也

注西防縣名故

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

胡三省曰攻兩漢志無西防縣王幼學曰西防未詳或曰孔子葬母于防恐即此也棟案春秋隱十年取防杜

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昌邑于後漢屬山陽章懷于蓋延傳注亦言春秋時之宋之西防城非無據也

山陽佼彊

胡氏案姓譜云春秋校國即佼

也後改從人漢有倭強王幼  
**董憲**袁宏紀曰憲字備卿東海朐人父為人  
**為葢延所**

**敗**袁宏紀曰茂建將三萬人攻  
延于浦西延逆擊大破之  
**垂惠**袁山松郡國志曰  
山桑縣有垂惠聚  
**桃鄉**任城有桃聚前漢  
為東平故萌自號

**東平王前志泰山**  
**萌乃歸降**袁宏紀曰萌與世祖謝躬俱平  
郡鄭萌謂躬曰劉公不

有桃鄉縣非此  
**率眾降上**袁宏紀曰萌與世祖謝躬俱平  
郡鄭萌謂躬曰劉公不  
**急圍**

**郾知**之何速耶萌曰知之久矣  
**桃城**桃城即桃鄉也東郡  
燕縣有桃城非此  
**晨夜馳赴師次任城**袁宏紀曰桃城告急上將輕騎  
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元父百

**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  
**既呼茂**王幼學曰謂張步  
既已求救于我也  
**負負無可言者**王幼學曰負  
負猶言負罪

**復行十里宿任城也**  
**廬江人陳眾為從事白欽請得喻降臨**謝承書曰光武遣司空李  
通率師擊之州牧惶恐獲

**罪**廬江人陳眾為從事白欽請得喻降臨  
**父宏云云有威于邊**東觀記作容云是時單于來朝當遣二千  
石皆還容貌飲食者故容徒為雲中太守

**但爾者陛下忘我邪**胡三省曰爾猶言如此也袁宏紀  
敵寵語曰今但若是陛下忘我耶  
**而其妻素剛云**

**云莫有勸行者**東觀記曰浮密奏罷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  
大郡兵馬眾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更

**皆怨浮勸寵**  
**謂使吏**胡三省曰遣吏  
來使故曰使吏  
**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河潞河也  
在城西三

**止不應徵**

十里鄭元曰今遺壁故壘存焉罷疑子后蘭卿質漢歸王幼學曰質如字單于曰是時匈奴單于

乃呼韓邪單于之子呼都而尸道單于也名與乃使匈奴林王東觀記曰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自稱

隨人匈奴代郡太守劉興書曰欲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所殺長

史得檄以為國肺附之故司馬貞曰肺附音拂府柁木札也附木皮也以喻人主疎末之家坐知千里也親如木札出于木樹皮附于樹詩云如塗塗附注云附木皮也

尚書韓立等袁宏紀曰尚書韓立高宜等